



明文海卷一百十七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辨

施敬辨馬統

記曰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于民而民敬嗟乎敬在施先敬敗施後聖人神道設教之意窮矣窮則通變後聖之事也一日因修縣志見所志鬼神多非典祀為之普辨而盡廢之以示客客曰毋得罪于愚衆衆口且鑠金遂中止嗟乎聖人神道設教之意窮矣凡今之所謂淫

祀者何始乎在三代以上已有之蓋妖人邪士假鬼道以愚弄鄉曲而利之者也鬼道者又神道之變而旁出之鬼神亂乎俗禍福盡心冥惚借口譬之妾媵且奪嫡故曰國將亡聽于神且其建祠塑象作法念咒為之拜祈之節祭之儀混男女倒晝夜區盜歲姦又一大葦淵藪也言敬者偽也而本然之敬亡矣即此又可以見人之情惡匪修道之教也鮮不胥為禽獸老莊蓋先見者也故其言曰禮者忠信之薄而道德之衰也而吾俗儒非之不知變不足與權者也權也者用中之度聖人之

所以成能又嘗為之隲括諸記之文相與錯綜而辨之記曰有畏而哭之有愛而哭之夫哭以宣哀情也其畏者偽也而且偽而為愛至終日號泣而淚不濡目如今婦女之祈祠進食打扇敬無不至又如大號於岱山頂上女主之祠不翅喪乃考妣泰山固有配如衛南子之招搖市里乎其偽哭者祇以文奸真者要之亦貪爾皆偽也而其女主何嘗如執符契之責報施即此可以見情惡記又曰祭不欲數蓋知敗敬之道乎夫先王神道使人歲時得一再為社廟之見故或生敬若厭見而習

接之則褻者至矣褻則敗敗則禮樂盡廢今之淫祠則人人褻狎如兜女子之於鄙弱翁姑嘻笑淫戲鬼其饗之是敬狎皆偽也即此又可以見情惡根于性即又可以見性之不為全善故曰繼之者善也性不足以制情雖天下有修道之教吾恐後聖後賢亦將難之矣大抵世變江河今不可古故秦不得不變法法緣時而立者也後世之民敝也民為法三代之上或當先德禮三代之下當並先乎刑政矣刑政根于德教而後民知敬上敬上然後人知敬神畏天蓋民則貧貧則益智詐智詐結而

神可以變亂是非所謂不待教之誅是故匪刑則教不可入

秦風辨歐大任

邠岐豐鎬之間皆秦也文王二南之化見于兔置羔羊而風于江漢汝墳者遠矣今自車鄰駟騶小戎無衣之詩觀之皆負戈馳馬之人發乎性情播為音節彷彿于急笛清笳鞀鼓交作之時足以勵介冑之氣而動旌旗之色其慷慨激烈之義十五國風惟秦而已信乎周之奮也其詩如黃鳥渭陽終南蒹葭皆有確據不俟言矣

惟晨風刺康公忘穆公之業弃其賢臣朱子以為婦人  
以夫不在而言權輿刺康公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  
始而無終朱子一不信小序而以為不可考也秦人專  
精果毅敏于有為而不媮其風義所激雖或怒猛實皆  
出于性情而不失先王禮義之教被之絃歌用于蒐苗  
獮狩嚴戒軍旅之前足以盛氣而發容則其慷慨激烈  
不可以要歸于雅邪即晨風權輿之所刺亦風刺譎諫  
之正非他國之詩可及而必以為婦人思君子吾不知  
其何說矣嗚呼讀詩者不達于先王之教與周之所遺

其何足以知秦風哉

河圖洛書辨 歐大任

圖書莫非理也而後世索之于數圖書之理莫非天也  
而後世鑿之于人聖人默契乎天會通乎理取則也大  
立教也正本理之出于自然者足以周天下之物成天  
下之務世儒推象數以原經而經晦愆意見以傳經而  
經疑圖書于是誣怪而支離矣余嘗觀邠子于易既出  
橫圖于其前也又作圓圖左右分析以象天氣又作方  
圓交加八宮以象地數規模而為圓填圓而為方天地

山澤風雷水火八卦對待之體乃別而圖之為先天由是行乎四時序于四方則流行之用乃別而圖之為後天上古之易何若是其紛紛孔子傳易未必為其圖說也黃氏東發謂天地定位一章必非先天卦位疑圖學之不可從信乎圖學為邵子之易非上古之易也蔡氏作皇極內篇以疇之目合書之九九衍之而為八十一八十一衍之而為七百二十九極之于六千五百六十一焉自以為補洪範不傳之數然玉齋胡氏已謂大禹之作範未必拘拘于書之位次以定疇之先後矣夫地

名補

造郊大字

辨

于緯書之流矧洪範藉蔡氏

十之數不可通于洛書之九五行一疇不可通于八疇

成才才  
繼天而王受河而畫之  
數至九禹因而第之以  
馬出河伏羲則其文以

八卦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承之九疇此劉歆之言也河圖呈于伏羲而十以揭其全體洛書錫于大禹而九以著其大用子明堯夫諸人未為無見也其必謂圖以龍馬而制則龍馬所載為何圖書以洛龜而成則洛龜

山澤風雷水火八卦對待之體乃別而圖之為先天由是行乎四時序于四方則流行之用乃別而圖之為後天上古之易何若是其紛紛孔子傳易未必為其圖說也黃氏東發謂天地定位一章必非先天卦位疑圖學之不可從信乎圖學為邵子之易非上古之易也蔡氏作皇極內篇以疇之目合書之九九衍之而為八十一八十一衍之而為七百二十九極之于六千五百六十一為自以為補洪範不傳之數然玉齋胡氏已謂大禹之作範未必拘拘于書之位次以定疇之先後矣夫地

十之數不可通于洛書之九五行一疇不可通于八疇之義箕子陳範又不可陷于緯書之流矧洪範藉蔡氏以推衍何其敢于誣經哉夫龍馬出河伏羲則其文以畫八卦神龜負文而列于背有數至九禹因而第之以成九類此孔安國之言也伏羲繼天而王受河而畫之八卦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承之九疇此劉歆之言也河圖呈于伏羲而十以揭其全體洛書錫于大禹而九以著其大用子明克夫諸人未為無見也其必謂圖以龍馬而制則龍馬所載為何圖書以洛龜而成則洛龜

所負為何象至于列長民又以圖書互藏其用而托言于陳希夷以為皆出于伏羲信如是則易出于圖無圖則八卦不畫範出于書無書即九疇不成何異于緯候謂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出地符聖人必有神物以授之之邪說附會神怪實起于此也且如河圖之數析補八卦孰為一六而下孰為二七而上孰為三八而左孰為四九而右孰為五十而中孰為乾兌離震孰為巽坎艮坤其卦也因其上而上因其下而下因其左右而左右因以四成數常處其方因以四生成數各補于隅聖

人之效天地也亦拘矣以洛書之數參合九疇五行何以居下五事何以居上五紀何以居前左而皇極何以居中邪八政何以居左稽疑何以居右三德何以居後左而庶徵福極何各專一位邪一三五七九奇也而五行八政皇極稽疑福極何以屬之奇二四六八十偶也而五事三紀三德庶徵何以屬之偶因其自一至九之文則又奚必縱橫白黑錯綜置位神聖第而成之秘而傳之邪余謂鴻濛之初天地萬物之情陰陽鬼神之狀寓于法象易已行乎其中矣伏羲神而明之以定畫故

曰仰則現象于天俯則現法于地現鳥獸之文與地之  
宜于是始作八卦平成之後立極綏民之法事天治人  
之本布于文命疇已具乎其中矣大禹會而通之以作  
範故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彛倫攸叙又曰河出圖洛  
出書聖人則之蓋聖德格天河洛效靈圖書之數未必  
不可通于經第不必如世儒托異微秘分配推行以鑿  
之耳程子有云孔子感麟而作春秋麟不出春秋豈不  
作如畫八卦因見河圖洛書果無圖書八卦亦須作朱  
子有云伏羲仰觀俯察遠求近取安知河圖非其中一

事二氏之論稍為得之隆慶丁卯于邗上讀潘啟明圖  
書測言因為之辨云

史遷謬是非辨何喬遠

班固謂子長是非謬于聖人故所論著漢書多準子長  
獨遊俠貨殖二傳自為之序推本于先王治世之道以  
為正則噫聖人是非是則然矣抑非知子長者也子長  
不世之才自擬甚高何擬乎直擬伯夷耳彼其以伯夷  
為列傳之首慨歎發憤反覆重複異于諸傳以明天之  
報施賢人不得其當其寓意可知其貴處士明矣黃老

者時君之所尚也生當其時得不云乎彼其為孔子作世家為孔子弟子別列一傳傳次儒林而老子獨與莊周申韓之徒共立一傳耳可謂先黃老而後六經乎作文之法當如優孟為優極其形容摹擬乃能筆意淋漓神情動盪游俠之序語及原憲季次有抑有揚未嘗退處士也貨殖則歷叙天下都會之區若親至其境土而目見其貿遷者天下古今之奇文也其論所以治生之道歸于本富而要之誠一之效未嘗取作奸犯科者也其云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為足羞者

意謂有巖處奇士之行貧亦可耳無其行而徒語者以口應世不如治生之本務也夫就游俠貨殖而論之得不云尔乎不然則兩傳不作可矣予嘗論古人為文未有罵題者子長自序其游俠之意則曰掾人于厄振人不贍任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其序作貨殖之意則曰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取焉亦猶叙酷吏曰民倍本多巧奸執弄法善人不能化惟一切嚴削為能齊之此皆明其有為而作之意班固不知此法於貨殖序則結語

曰此大亂之道也于游俠序則曰罪不容于誅殺身忘家非不幸也真罵題矣又貨殖總為一篇若范蠡白圭之徒則古之人之治生蜀卓氏之徒則近世之治生皆引以證貨殖之實殊非分節為傳者其分節為傳必褚先生為之而班固因為若以范蠡白圭之徒為傳則子贛孔子弟子傳已有之矣而復見于此是二傳也寡婦清之後又復間以議論宣曲任氏之後又復結以他辭一何無章也且班固作漢書則漢書而已又何遠取范蠡白圭之徒也蓋固之不知子長不特此而已張湯杜

周已為傳矣而贊尚仍子長之舊論其為人此贅語也子長衛青一傳深明大將軍謙恭不伐仁善退讓之美而天子不益封天下未有稱驃騎將軍貴不省士而天子親之多屬之深入敢戰之士令其秩祿與大將軍等于是驃騎將軍益貴舉大將軍幾落莫無色所以為大將軍歎惋意在言外固乃分為二傳且一字不易其何以知子長之意也固曰史遷是非謬聖人予曰班固去取謬史遷

黃叔度二誣辨 徐應雷

黃叔度言論風旨無所傳聞入明嘉靖之季崑山王舜華名逢有高才奇癖著天祿閣外史託于叔度以自鳴舜華為吾友孟肅之諸大父余猶及見其人知其著外史甚確自初出有纂入東漢文王舜華尚在而天下謂外史出秘閣實黃徵君著則後世曷從覈真贗乎叔度故無弦琴曷橫加五弦七弦誣之也近復有溫陵李氏著論曰牛醫兒一脉頗為害事甚至互相標榜目為顏子自謂既明且哲實則賊德而禍來學其視國家將傾諸賢就戮上之不能如孫登之污理次之不能如皇甫

規之不與下之不能與狐兔之悲方且沾沾自喜因同志之死以為名高是誠何忍哉此鄉愿之學不可以不早辨也噫此李氏有激而言也李氏嘗曰世固有有激而言者不必說盡道理明知是說不得然安可無此議論乎李氏蓋激于鄉原之與世浮沈也而移色于叔度竟不考諸史傳詳叔度之始末按朱子綱目于漢安帝延光元年冬書汝南黃憲卒當是時天下無黨人又四十三年為桓帝延熹九年捕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部黨二百餘人下獄遂策免太尉蕃永康元年六月赦

黨人歸田里又三年為靈帝建寧二年冬十月復治鈞  
黨殺前司隸校尉李膺等百餘人史冊之章明較著如  
此計諸賢之就戮去黃憲卒已四十有八年矣夫諸賢  
之最激烈者莫若膺與滂膺且死曰吾年已六十滂之  
死年三十三湘黃憲卒之年李膺年十三范滂正未生  
故曰當是時天下無黨人蓋憲卒之十有六年而滂始  
生憲卒之三十有八年為延熹二年而膺以河南尹按  
宛陵大姓羊元羣始與時忤又七年而黨事起則黨人  
之禍于憲何與哉憲雖大賢安能救諸賢之就戮于吾

身之四十有八年耶豈謂當憲之時黨人有兆李膺雖  
幼而有長于膺者范滂雖未生而有先滂生多年者叔  
度曷不化誨之使不及于禍耶噫即使叔度與諸賢皆  
同時自孔子不能改一子路之行行以善其死而何以  
鈞黨百餘又責一叔度也豈謂不能維持國事使吾身  
沒四十年之後刑戮不加于善人耶則大樹將顛非一  
繩所維而何以責不就微辟之一布衣也是故叔度之  
隕然處順淵乎似道無異孫登之默何以曰不能如孫  
登之汚理當叔度之生存尚未有黨人之名何以曰不

能如皇甫規之不與諸賢未至於就戮何以曰不能與  
狐兔之悲又何以曰回視國家之傾諸賢就戮方且沾  
沾自喜因同志之死以為名高李氏之輕于持論如此  
不亦無上事而唾罵名賢盛德乎哉且叔度之為顏子  
為千頃陂蓋諸賢之目叔度不聞叔度之目諸賢也何  
嘗互相標榜叔度稍以言論自見則為郭林宗叔度不死  
遭亂則必為申屠蟠總之必能保身何嘗自謂既明且  
哲夫以李膺之簡亢獨以荀淑為師乃牛醫兒年十四  
荀公一見竦然異之曰子吾之師表也以戴良之才高

倨傲自謂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獨步天下無與為  
偶而見叔度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叔度蓋  
易之所謂龍德邪何以曰賊德而禍來學曰此鄉原之  
學也且季氏既惡鄉原矣顧于胡廣馮道有取焉何也  
蓋季氏奇人盛氣喜事而不能無事以濟世為賢而不  
以遯世為高故喜稱胡廣之中庸馮道之長樂絕不喜  
叔度之無事今季氏書方盛行于世恐覽者不察也余  
故以綱目之大書特書者辨之雖然千頃汪汪萬古如  
斯澄之滄之河海不知余固辨乎其所不必辨也

辨文章五聲 宋懋澄

昔余友人陸大行楊宮諭嘗讀余所為文輒語人曰他  
年綠絨人也是人以聞之余余獨曰否余當以客終或  
曰子何以知其然曰貴人之詞多宮聲而余詞多羽故  
清商清徵之詞為仙為賈為富人而君臣則屬之宮聲  
羽詞多客而藝工農圃每諧角謂六經之文章宮也韓  
柳歐蘇亦然近世館閣咸宮之遺也鄒陽之文枚叟之  
詩悉羽音也不特荆卿也或曰何以謂之羽曰君不聞  
鳥獸之音乎獸之聲多宮而禽多羽以獸能為主而禽

善客也就禽別之雞處燕翔故雞屬宮而燕屬羽矧羽  
之為聲其思窟其辭迫關山悽愴之象非遊子不能領  
畧之也彼絳節黃旂之夫雖老于行亦能以宮而文其  
羽况高議芸臺之上乎或曰然則居養相移孟子始欺  
人哉彼非欺也有宮以招其將來之貴有羽以微其未  
然之賤造物限之弗能奪也拾遺老于西川始未嘗宮  
而終亦弗離羽也上智之不移也供奉喧于金馬而寂  
于夜郎其居養之變乎然而羽較多也黨于羽者也必  
以羽終者也昌黎羽于始而終于宮其亦有移之者乎

余將終負兩君乎意有物限之也或不負之也其必有移之手

周公不殺兄辨 却敬

是非淆亂起于庸俗人之訛言而成于鄙儒之泥古好信周公殺管叔千古訛言大謬也其說作俑于漢儒誤解金縢我之弗辟為刑辟孔書承訛撰蔡仲之命謂周公以流言致辟管叔而緣飾于左傳子產放游楚問于游吉對曰周公殺管叔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夫左傳假託邱明虛誕非一事猶汲冢書謂益于啟位太甲

殺伊尹武丁殺王季舜臣堯瞽瞍朝舜禹德衰孔子主癰疽之類好事橫議從來多有左傳與孔書轉相蒙蔽而世儒誤以金縢東為東征引詩東山附合大誥為討管叔朱元晦解詩遂云周公東征二年得管叔誅之作鴟鴞貽王承襲殺兄之謬以金縢罪人斯得為公得管叔所由誤也今按金縢公居東為流言避位也詩東山則成王悔悟迎公歸而公奉王東征也時管叔已死而紂子在東方五十國挾紂子叛故東征討鴟鴞釋取子之恨也三年而後事竣故詩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孟

子云周公伐奄三年討其君即此行也金縢記公居東二年耳與東征異管叔死于公居東之二年故曰罪人斯得非謂周公居東即討管叔也但言罪人斯得不言罪人叛亦不言王師討罪人蓋王與二公以計得之猶後世雲慶縛韓信千金購羽頭之類耳公不知知亦不能止當時所得惟二叔然禍實由武庚故公怨鴟鴞而不罪兄不怨王但怨首禍者所以傷二叔也豈公自殺兄而反怨鴟鴞乎殺叔者成王也無王命誰敢殺之公無如王何但斥鴟鴞故金縢謂王未敢誚公王亦知公

怨已而但不敢誚讓耳及其感悟迎公公歸乃大誥天下東征專為討紂子武庚伐奄平五十國故作大誥豈兄弟鬩牆至播告天下乎今其詞具在曰有大艰于西土我西土人亦不靜又曰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又曰惟大艰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皆怨紂子誑誤二叔也及康叔東封又告曰勿或刑人殺人勿或劓則人又曰弟弗念天顯兄亦不念鞠予哀又曰小臣諸節別播敷瘝厥君汝乃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子無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不寬綽厥

心亂罰無罪殺無辜于立政曰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  
獄凡諸告辭悽楚伊鬱皆深有德于兄之死而怨王之  
率殺也故余于解詩書特詳之世儒未達謂金縢大誥  
難解彼既以金縢居東為東征大誥為討管叔則事辭  
踈戾甚矣難解又何怪乎再覩公之繫易也追思文考  
蒙難與已遭讒正同于坎離中孚小過爻象情見于辭  
蓋周本火德坎水為難故坎初象管叔二象公三象武  
庚四象二公五象成王六象東征離初二象箕微三象  
紂于四象管叔五象成王上象東征中孚初象育子二

象監殷三象流言四象公避東五象王悔悟上象黜殷  
小過初象武庚二象公三象管叔四象蔡叔五象成王  
與二公上象二叔九五爻辭即用文考小畜之象辭而  
曰公弋彼在穴在穴者同氣之象也取子由于鷓鴣而  
關弓則二公與王也不能射鷓鴣于高墉而取黃口于  
在穴在穴者即恩育之子也其辭苦甚情微余于問易  
詳之世儒反以為大義滅親夫非大義則已豈有滅親  
而可為大義者乎口舌相侵風聞曖昧雖中傷不過亡  
公一冢宰而汲汲澡雪八議不分推刃同氣其殘鷲不

反甚於鳩鴉乎必如左傳云王室之故夫二叔流言未嘗顯然稱兵犯王室也何遽討之公討必請于王王惑流言請必不許不請而討其唯莽操耳公不請而行為避位也故曰我之弗避無以告我先王原未請討既未討何緣得罪人公居東二叔亦在東二年之內成王疑公轉深殷頑不殄多士多方非盡二叔為梗也五十國背叛二叔且奈何易云飛鳥以凶不可如何正此謂耳但二叔不靖如蝮蛇在手不暇愛腕此王與二公之意公在東二公在內机事隱密出其不意取罪人如磔鼠

公焉得而止之此鳩鴉所以作而世儒反謂公殺叔豈不寃乎司馬遷作伯夷傳曰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于六藝詩書雖缺虞夏之文可知今詩書有明徵還以誣詩書聖心昭如日星還以誣聖人終古夢夢誦詩讀書而不知其人尚論所以難也孟子曰規矩方圓之至聖人人倫之至無人倫何以為聖人小儒誦甲子問周公皆知其為聖人大儒通六籍語周公殺兄皆箝口不辨良心死公道滅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今謂聖人殺兄則心疑疑而竟不察誣聖人何其決

也謂無是事則心安安而竟以為疑信訛言何其堅也甚矣人情之難曉也余以解經又為之辨

白馬非馬辨 顧大韶

戰國時有名家公孫龍者持白馬非馬之辨以雄于天下孔穿平原輩驚之若神而莫敢置一喙予每覽及此未嘗不怪龍之誕笑穿輩之無識又恨不得一明達之士與龍同時為一折其口而唾其面也或曰使子生龍之世能難白馬非馬之辨乎曰能何以曰將難之曰白馬非馬則天下誰為馬者彼將無以應也曰其詳可得

聞乎曰龍之論白馬非馬也其說曰白者形也馬者名也求馬于廐中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于廐中黃黑馬不可致故說白馬非馬也則將難之曰求馬于廐中白黑馬皆可致求黃馬于廐中白黑馬可得致乎則黃馬亦非馬也以例諸餘亦復如是則凡馬皆無有是馬者也凡馬皆是馬白馬不得獨非馬凡馬皆非馬又不得獨非白馬也持此以往則龍之義必墮矣曰龍之言曰白者形也馬者名也固將以別形名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龍之意未可盡非也曰子以為形名

可別乎形以出名名以表形白亦不得無名馬亦不得無形使白不得屬之馬則馬亦不得謂之馬也馬不得謂之馬則人不得謂之人人不得謂之人則君不得謂之君臣不得謂之臣而疏戚上下必且混然一切而無所辨夫順其自然而別強其同然而混形名是也白馬非馬之辨未有不至于大窮者也若正言之曰白馬非黃黑馬則違矣然又嚼然而無足奇也故曰恨不得生龍之世為一折其口而唾其面也

李長吉詩辨 鍾惺

杜牧李長吉執友也叙長吉詩曰賀且死嘗授我平生所著歌詩凡二百三十三首今二百三十三首具在則長吉詩無逸者矣其逸者非逸也皆賀所不欲存者也而李藩者乃從賀外兄搜其逸者且恨其以夙怨悉投壚中不亦紛紛多事乎少陵云文章千古事得失于心知况如賀者皆于心的有所據而于世一無所與者乎夫以于心有所據而于世無所與之人死而授其友之知我者以詩詩止二百三十三首則此外皆其所不欲存者必矣乃不足以定長吉詩而必欲別傳其所不

欲存者甚矣無識者之禍人詩也然則投賀詩與恨其  
 投者其為庸人無識則同要其得投堰中則長吉之幸  
 而二百三十三首傳于世而無一字之亡者皆長吉文  
 章之神之所為也若長吉者也不欲存雖舉世之所  
 欲其傳而必毅然自去之者也

明文海卷一百十七

明文海卷一百十八

辨問議

昏禮新婦初見辨

樸庵叔為綺思昏新婦欲見先昭華叔祖辭曰先親者  
 于是先爾宣叔祖他日以問確曰禮與曰禮幼先長可  
 乎曰幼先長非禮也疏先戚亦非禮也故禮之悖于古  
 者未有能善者也古者新婦三日而後見廟見舅姑而  
 後會宗戚鄉黨僚友則何先長先戚之嫌之有吾拜吾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父母而後受子婦之拜也禮與曰拜父母是也而受子婦之拜非也曾為父母而不得受子婦之拜與曰非不得受子婦之拜也而分祖父母父母拜之不可也且吾叔所謂受子婦之拜者南面者耶坐耶否耶曰奈何為父母受子婦之拜而不南面坐也曰此確所以為必不可者也禮父母在人子坐不中席新婦見是教禮之始也而先以非禮示之可乎祖父母在新婦見祖父母南面坐父母拜而左右侍命之坐然後坐而後新婦拜而饋食焉何分祖父母父母之有有授之者乎未有所受

也然則子何以知之以廟中之位知之無祖父母之父  
母猶別子之祖南面焉可也有祖父母之父母猶繼別  
之宗昭穆焉可也推而上之雖高曾咸在焉禮未有易此  
者以家無二南面焉者也若見于私寢雖先舅姑可舅  
姑又率之以見于祖父母中堂則否凡新婦初見必中  
堂

喪禮辨微

陳確

吊者之不飲酒食肉也從孝子水漿不入于口推之也  
不然則儉孝子之不送客也從朝夕苦塊推之也不然

則慢去年張尹來有父喪確弔之而出尹來送確辭曰非禮也尹來曰敢問孝子之必不送客何義也曰孝子之守親喪也寢于斯哭泣于斯杖而後能起曾不能離此苫塊之只尺也則何忍以客故奪之也故不送也且孝子之不送客也非不送客也有代之送者也雖不送客庸非禮與今之孝子則不然他日則無所不至及客以吾親故來弔反裹足不出門而又無代之送者而曰吾將以行禮也則失其義矣尹來泣而謝曰然父不孝嘗以無僕役躬出市買物矣敢不送客于是遂送客至

河許苟孝子之未能食粥也雖列饌以羞賓可也未能朝夕而離喪次也雖送客可也然則子之出弔而必不用酒肉何也曰弔者亦有一日之喪而不能忍與且吾亦何遑逆孝子之必不以禮自持也

荅翼兒不脫衰問 陳確

季武子寢疾疇固不脫齊衰而入見君子以為禮今翼有大功之喪而素服出問疾夫子何罪之深也曰吾未見子有大功之喪也翼曰何哉夫子之出此言夫蓋君子之居喪有內服有外服外服衰經之謂也內服非衰

經之謂也古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悲哀不忘于心食粥  
 寢苦便已者而無敢徇焉故雖不便于人者而弗遑顧  
 焉哀而見不亦可乎今之學者惟知恕其不便于已者  
 而不知恕其不便于人者故不可也吾見子之飲酒矣  
 寢于內矣無功之喪亦已久矣而曰何哉夫子之出斯  
 言也夫

矯固能守禮議 陳確

脫哀于私門非禮也不脫哀而見遂可以為禮乎哭武  
 子非情也倚門而歌可以為情乎記者蓋交譏之君子

不見亦不歌昔者吾邑之故諸生之見邑長以揭帖後  
 守禮者執用刺確曰用刺正矣雖然不若不見之更為  
 正也禮三年之喪無外事曾子齊哀而弔友君子猶或  
 非之况齊哀而問疾乎襍記疏哀三年之喪既葬人請  
 見之則見不請見人權臣之門豈少問疾者雖無親喪  
 不入可也註美其能守禮非

黜佛事辨 陳確

石丈之母之喪潮生為相而黜佛事爰立疑之曰母生  
 而好佛死而黜之事死如生之道然與曰然喪者之有

相也知有禮焉耳禮所有者行之所與者弗之行也雖孝子不得過而問焉且子以查母之好佛為是耶非耶非也而為人子未能勸止猶不免非道事親之訊况母既死矣而又無成命而又託于母以為之是益其過而已矣今雖有儒者生而好學不聞死而又使人誦書以樂之也况佛事之誕妄者乎且母之好佛非真好之也惑于浮屠家言而姑聽從之也云耳使知其非道焉則弗好之矣故惑之與正之二者功罪之相去遠矣生而順之未能喻親于道死而黜之使母得正其終雖使人

子斯行之吾猶以為孝也而况相者之志乎

喪服妄議 陳確

父在而其子有母之喪非母之喪也妻之喪而已矣祖在而其孫有父之喪非父之喪也子之喪而已矣期而除之無終三年之服焉禮也禮君子不奪人之喪而奪其子與孫之喪乎曰其子與孫之服除外不除內三年之中不昏不官飲食寢居無敢越于喪制憂戚之物忘焉何奪人喪之有

故母服之同父服非禮也生母之同適母

謂庶子為所生母

非

之非者也即于夷矣况庶母而杖期何姬

嫡庶議陳確

春秋之義甚嚴嫡庶蓋君臣父子夫婦之倫于是為係  
 嫡庶乱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倫亦乱故明主重之  
 迨乎後王全以私情絀公義推已及物俾大夫士庶並  
 得為生母行三年喪至于今不易不亦異哉夫私情之  
 不可以絀公義久矣故以情則生母之恩遠過嫡母豈  
 惟同焉而已以分則嫡母之尊遠過生母豈惟不同焉  
 而已故庶母謂嫡母主母謂父主君尊卑之分截然今

而同之乱倫蔑理莫此為甚必欲遵時王之制為生母

行三年之喪者確亦有說以處此曰可行之于身不可

行之于家雖可行之于家謂庶長子而無父與嫡母者不可行之于

鄉黨死不計葬不告期不當雖時王之制君在不聞為

天子之母妃喪况大夫士庶乎正其為母後然後可正

其為母之喪妃之子為天子必尊其所生妃為太后故

堯則為太后之喪當其為妃雖太天子之貴不能使天下

喪之也士庶之母妾則終妾婢則終婢已耳孰尊之而

孰喪之喪之實在身親喪固其名在家國天下王喪天下如喪

考妣諸侯行之于  
國大夫行之于家

喪之實在心其名在功期三年

不用浮屠 陳確

伊川先生家治喪不用浮屠在雖亦有一二人家化之  
今吾鄉之不用浮屠者何翅一二家要有其本非止不  
用浮屠已也子言喪禮之本與易寧戚非取不易也然  
戚尚矣得毋微存矯飾而非用吾情者乎用吾情矣得  
毋一往而過幾于滅性乎不易猶可易之反為亂其可  
乎是皆不可不察雖子言之猶三累而後至于中焉道  
固未可以一言盡也凡事盡然惟戒懼君子自得之耳

若以用浮屠為非禮而即以不用浮屠為能盡禮則可  
笑矣譬之殺人為盜固未可而止于不殺人不為盜者  
亦豈遽有所可耶

為人後而復歸者為所後服議 陳確

吳裒仲幼嘗與從兄仲木同為綠野後受田五百踰二  
十年矣而復辭之而歸其田以有仲木之為後故也所  
後之母之喪裒仲問服于陳子陳子曰古未有言之者  
也雖然將退而就子之本服則不可必也其加服乎或  
曰先王之禮不可以妄有加也蓋服總麻之本服而心

喪三年為耳陳子未有難之也既而思之曰皆非也必  
 期年非加也降也本生之降服也何以知其必同本生  
 之降服也易知也三年同則出反之降服亦同奚疑乎  
 且夫父母之名不可以妄稱也亦不可以妄奪也故雖  
 出為人後而子所生不敢曰伯叔父母曰族父母而必  
 曰本生父母則雖出而復歸而于所後亦不敢曰伯叔  
 父母族父母而必曰嗣父母非今之稱所後為嗣父母者  
 母則父母耳何嗣之與有以為非也推而遠之詞也父  
 之後而復歸者之稱斯可矣同有父母之名名隆則  
 服從而隆于期為已降矣而何功總之可言苟本總麻

而總麻之本無服而無服之亦可與或曰何為而不可

所生恩重故一降不再降謂以親兄弟之子為後者為  
 本生固當期矣而一從再從

與袒免以下之子為後者為  
 本生服皆降而不遞降也所後恩輕歸則已絕矣雖

遞降而至無服可矣陳子曰輕則何以為人後服服必

三年也重故也所生恩重所後義重且恩生義義亦生

恩何輕重之有故正服皆三年降服皆期禮也雖先民

未之嘗言焉有以知其必然也且是二者謂兩皆禮之

變也惟變故為必不可變以節之又變之將不勝變謂亦

親兄弟及一從再從  
 與袒問以下之異故為人後者為所生期親期疎亦

期疎謂一再無可復降之道也後而復歸者為所後期  
從而下親期疎亦期亦無可復降之道也

為人後者為生母服議

議者有謂人後不喪生母故論之

陳確

禮為人後者為其私親皆降一等惟本生父母降服期  
心喪三年詳觀禮文仍是降而不降之意蓋不得不降  
者義也降而不忍降者情也然禮所謂本生父母乃是  
嫡母繼母皆有為之三年者故降生母異是有有兄弟  
之生母有無兄弟之生母有兄弟之生母固本生降期  
之條不待言矣無兄弟之生母則非本生兄弟之母而

為人後者之母也奚辭而不喪與古無為生母三年者  
有之自近代始前者不可考至朱子家禮儒者推為禮  
義之宗八母圖生母固三年矣然猶齊衰而已耳迨洪  
武五年竟改斬衰至于今莫更斯則禮之過厚者也雖  
然禮所不許而情有不能已者人子猶思自盡焉况禮  
之所許乎禮許之矣或所後父母皆在人子不能徑情  
直行則殺其外文而死不訃葬不告期位不中堂可也  
若夫三年之中不飲酒食肉不內寢不干進衣則外熟  
布內生布哀戚之不忘焉此非所後之得制者也矧其

在所後父母之喪之後者乎王子有其母死而欲終喪不得原之曰不得哀之也指之曰其母則固親之也蓋雖壓于嫡母可曰非其母與故曰予也無三年之愛于其父母乎一則曰其父母一則曰其母皆不待其辭之畢已使人惻然心動今雖為人後生母非其母而誰母與家禮庶子為其母三年為父後則降為父後降則為人後亦降不待言而可知也至洪武定制已無為父後降之文矣不為父後降亦必不為人後降不待言而可知也豈惟生母無降雖出母嫁母慈母養母乳母之服

亦皆無降也出母嫁母之不降一降不再降者也

謂固已降

矣期慈母養母乳母之不降無所疑故也蓋不降本生父

母則疑于並所後父母不降慈母養母乳母不疑于並

所後父母即嫁女降父母而不降父母以上之義也慈

母養母之恩則不能兼生而生母之恩實兼慈與養故

慈母養母之視生母恩固已殺矣猶皆斬衰三年而不

云為人後降况生母乎雖降期之本生父母有本生兄

弟為之三年矣而為人後之仕者猶為之請假治喪三

年始補選豈惟父母雖伯叔兄弟之喪猶得請假况獨

子之生母更莫之<sup>為</sup>三年者乎故不降期固不可不喪而降期亦不可不喪豈惟三年期雖總麻焉袒免焉猶不可以不喪也喪有無後無<sup>無</sup>主無五服之親則袒免以下者為之喪無族黨則友朋鄰里以為之喪今所生子在也而莫為之喪可乎予宣欲短喪猶見誅孔孟況不喪乎孔氏之不喪出母自白也始然不曰自白始而曰自子思始不忍言白始也今日為人後之不喪生母自其子其始忍言之乎不忍言之而忍為之乎其母元隨本生父居而未嘗就養其子者死則何如曰本生父主之

斂於本生葬于本生子歸為位而終喪雖父死而迎養者亦反葬或其母雖生數子而皆為人後者宜何喪曰所養子喪皆不養則長者喪之可也長以下則同本生降心喪三年斯不易之禮乎曰小子何敢言禮蓋推本時制而云然

或曰生母服議雖推本至情然禮無不降生母之文而子創為此議無乃徇私情而害公理與曰何敢然也天下豈有離情之理耶凡僕所言皆參情于理之中而云耳夫為人後者非樂為人後也痛其無後故也故凡無

後者皆天下之大痛也烏有謀人後而先絕所生之後之理乎夫不後吾父母而後伯叔父母此情之所不忍言也然吾父母多後而伯叔父母無後亦情之所不忍言也故不得已而分所後以後之故雖為人後而吾父母固有子矣惟生母則有子無子未可知之辭也未可知則必為可知以一之曰有二子則降無二子則不降禮雖無明文焉有以知其必然也人情莫憖于無子尤莫憖于有子而無子禮諸姑及姊妹雖嫁無子者並不降不降諸姑姊妹之無子而反降所生母之有子而無

子者與今雖不降生母而養于私喪祭于私謂私室如

事嫡母之禮焉何嫌于所後而云害公理乎所後先亡則斂于寢祭于寢同日祭於別室禮兄弟之子猶子也則兄弟之母猶母也嫡子衆子既皆為之杖期可謂非其子其母與而必奪為人後之子而子之母之何與曰所謂有子之庶母杖期者惟其子之而母之故謂之有子之庶母也今必不許其子之而母之直一無子之父妾已耳尚得謂有子之庶母而杖期之乎夫禮循名而責實者也故奪其所生子則并奪其嫡子與衆子矣而

復何庶母之有所謂禮權親踈輕重而為之制者也今且無言奪其嫡子與衆子也不降也即降矣不奪矣而庶母與生母孰親並期與心喪三年之期孰重喪從其所親親從其所重重從其所專一則必不于適子衆子而於其所生子矣况不降乎奪乎

或又曰子前議禮甚嚴嫡庶聞者快心今議生母之服而忽反之何也曰非所謂反也前議為君與父言今議為臣與子言故然也君主法以一臣民父主義以一妻子有不可苟循者臣與子則兢兢惟禮法之守不敢過

亦不敢不及安可同乎今學士大夫已事事從俗而于為人後者獨引古禮以絕其所生則不通矣蓋庶母之嫌嫌于並嫡不嫌于並後今嫡母繼母在為生母固斬衰三年矣避為父後不避為人後今不為父後降矣不降並存之適父母而降雨亡之所後父母此禮之不近人情者故不容不議也蓋子為人後猶女為人婦嫁女降父母而不降高曾祖父母又為兄弟侄之妻不降兄弟之為父後者不降又雖嫁而無夫無子者並不降則知雖為人後亦必有不降凡禮無明文而可以意求者

此類是也時制既重生母則就時言時有當然耳若夫嫡庶之嚴在三代以上者此聖神之制作天造地設豈容以私意增減其間如用之吾從古

明文海卷一百十八

明文海卷一百十九

考

周正考 趙訪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春秋雖修史為經猶存其大辭謂始年為元年歲首為春一月為正月加王於正皆從史文傳獨釋王正月者見國史所書乃時王正朔月為周月則時亦周時孔氏謂月改則春移是也後於僖公五年春記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昭十七年夏六月記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

而未至當夏四月是為孟夏又記梓慎曰火出於夏為  
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皆以周人改時改月春  
夏秋冬之序則循周正分至啟閉之候則仍夏時其經  
書冬十月雨雪春正月無冰二月無冰及冬十月隕霜  
救救之類皆為記災可知知汲冢竹書有周月解亦曰夏  
數得天百王所同商以建丑為正亦越我周作正以  
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為其言損益  
之意甚明經書春烝春狩夏蒐以此蓋三正之義備矣  
而近代說者徃々不然夫以左氏去聖人未遠終春秋

二百四十二年以及戰國之際中國無改物之變魯未  
滅亡傳於當時正朔豈容有差而猶或有為異論者何也  
蓋嘗考之曰殷周不改月者據商書言元祀十有二月  
而秦人以十月為歲首曰夏時冠周月者則疑建子非  
春而孔子嘗欲行夏之時也按太史公記三代革命於  
啟曰改正朔於周曰制正朔於秦曰改年始蓋正謂正  
月朔謂月朔何氏公羊注曰夏以斗建寅之月為正平  
旦為朔殷以斗建丑之月為正雞鳴為朔周以斗建子  
之月為正夜半為朔是也殷周即所改之月為歲首故

曰改正朔曰制正朔秦即十月為歲首而別用夏時數  
月故曰改年始其言之已詳漢書律歷志據三統歷商十  
二月乙丑朔旦冬至即書伊訓篇太甲元年十有二月  
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以冬至越第行事其所引書辭  
有序皆與偽孔氏書伊訓篇語意不合且言日不言朔  
又不言即位則事在即位後矣凡新君即位必先朝廟  
見祖而後正君臣之禮今即位後未踰月復祠於先王  
以嗣王見祖此何禮也暨三祀十有二月朔奉嗣王歸  
於亳是日宜見祖而不見又何也所謂古文尚書者掇

拾傳會不合不經蓋如此說者乃欲按之以證殷周不  
改月可乎又言後九十五歲十二月甲申朔旦冬至無  
餘分春秋歷周文王四十二年十二月丁丑朔旦冬至  
後八歲為武王伐紂克殷之歲二月己丑晦大寒閏月  
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驚蟄周公攝政五年正月丁巳  
朔旦冬至禮記孟獻子曰亦曰正月至七月日至其說皆  
與傳合夫冬至在商之十二月在周之正月大寒在周  
之二月驚蟄在三月夏至在七月而太初歷其在立  
冬小雪則曰於夏為十月商為十一月周為十二月唐

人大衍歷追筭春秋冬至亦皆在正月孰謂殷用不改  
月乎陳寵曰陽氣始萌有蘭射干芸荔之應天以為正  
周以為春陽氣上通雉雞乳雞地以為正殷以為春陽氣  
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正蟄蟲始振人以為正夏以為  
春蓋天施於子地化於丑人生於寅三陽雖有微著三  
正皆可言春此亦歷家相承之說所謂夏數得天以  
其最適四時之中爾孰謂建子非春乎乃若夫子答顏  
子為邦之問則與作春秋事異蓋春秋即當代之書以  
治當代之臣子不當易周時以感民聽為邦為後王立

法故舉四代禮樂而酌其中夫固各有攸歸也如使周  
不改時則何必曰行夏之時使夫子果欲用夏變周則  
亦何以責諸侯之無王議桓文而斥吳楚哉何氏哀十  
四年傳注曰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者蓋據魯變周  
之春以為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以行夏之時說春  
秋蓋助於此然何氏固以建子為周之春但疑春不當  
言狩而妄為之辭至程子門人劉質夫則曰周正月非  
春也假天時以立義爾則遂疑建子不當言春此胡氏  
夏時冠周月之說所從出也先儒見孟子謂春秋天子

之事而述作之旨無傳惟斟酌四代禮樂為百王大法  
遂以為作春秋本意在此故番陽吳仲迂曰若從胡傳  
則是周本行夏時而以子月為冬孔子反不行夏時而  
以子月為春矣何氏之失又異於此故子朱子以謂恐  
聖人之制作不如是之紛更煩擾錯亂無章也薛氏又  
謂魯歷改冬為春而陳氏用其說於後傳曰以夏時冠  
周月魯史也是蓋知春秋改周時為不順而又移其過  
於魯爾然謂魯有歷實劉歆之誤按律歷志言劉向所  
總有黃帝顓頊夏啟周歷及魯歷為六歷自周昭王以

無世次故據周公伯禽以下為紀自楊公至緡公冬至  
殷歷每後一日則由歷家假魯君世次逆推周正文朔  
之合否因號魯歷非魯人所自為明矣宋書禮志又言  
六歷皆無推日食法但有考課疏密而已是豈當代所  
常用者哉劉歆惑於衰哀傳文遂謂魯有司歷而杜氏  
因之謬矣然說者亦自病夏時周月不當並存故直謂  
春秋以夏正數月又疑若是則古者大事必在歲首隱  
公不當以寅月即位其進退無據如此固不足深辨而  
惑者猶以為千古不決之疑則以詩書周禮論語孟子

所言時月不能皆合故也夫三正通於民俗久矣春秋本侯國史記書王正以表大順與頒朔告朔為一辭其所書事有當繫月者有當繫時者與他經不同詩本歌謠又多言民事故或用夏正以便文通俗書乃王朝史官記言之辭或書月則不書時或書時則不書月况偽孔注二十五篇決非直古書其有合有否皆不可論於春秋周禮所書正月正歲皆夏正也諸官制職掌實循二代而損益之其著時月者又多民事與巡狩烝享自夏者同故仍夏時以存典故見因革蓋非赴告策書定

為一代之制者皆得通言之則又不可論於春秋矣若論語亦莫春亦如詩書言春夏皆通民俗之恒辭也不可據以為周不改時孟子言七八月之間旱十一月後杞成十二月輿梁成在左傳後則周改月猶自若竹書又記晉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竹書乃後人用夏正追錄舊史故與春秋不同然亦未嘗輒以夏正亂春秋之時月也蓋殷周改時月與所損益只是一理如尚齒之由貴德而貴富貴親之迎之由庭而堂而戶大事之由昏而日中而日出之類皆

是迭進法所以順天道通世變在當時自不為異故孔子以為百世可知非徒曰以易人之觀听而已彼秦人以三代為不足法既不足以知之而後之蔽於今而不

期

改及子常少傳之

左氏而王周正為甚以其九害於然特詳著焉

詩考程敏

按孔子刪書凡百篇刪詩凡三百五篇

漢興罷挾書之律經生學士乃敢掇拾於煨燼之餘料理於記誦之末而書之所出者非一時所得者非一手

參互考定為五十九篇亡者幾半而識者尚不能無真偽之別今古文之疑也詩也者與書同禍漢初傳者有齊魯韓毛四家而三百五篇完整如舊其藏之何所授之何人此固已不能不啟人之疑矣三家亡而毛氏獨行子朱子從而為之集傳其深闢小序之非有功於學者甚大而愚者讀之猶有所不能領解者非立異也無當於心而不敢以自欺也劉歆傳云文帝時詩始萌芽皆諸子傳說至武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推此意也則知今詩乃出

是迭進法所以順天道通世變在當時自不為異故孔子以為百世可知非徒曰以易人之觀听而已彼秦人以三代為不足法既不足以知之而後之蔽於今而不知古者亦不足以言之也自啖趙而後學者徃之習攻左氏而王周正為甚以其尤害於經特詳著焉

詩考 程敏政

按孔子刪書凡百篇刪詩凡三百五篇皆遭秦火而絕漢興罷挾書之律經生學士乃敢掇拾於煨燼之餘料理於記誦之末而書之所出者非一時所得者非一手

參互考定為五十九篇亡者幾半而識者尚不能無真偽之別今古文之疑也詩也者與書同禍漢初傳者有齊魯韓毛四家而三百五篇完整如舊其藏之何所授之何人此固已不能不啟人之疑矣三家亡而毛氏獨行子朱子從而為之集傳其深闢小序之非有功於學者甚大而愚者讀之猶有所不能領解者非立異也無當於心而不敢以自欺也劉歆傳云文帝時詩始萌芽皆諸子傳說至武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推此意也則知今詩乃出

於漢儒之所綴輯而非孔子刪定舊本矣詩之名始見於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大抵古詩皆樂也詩雖有風雅頌之分而皆主於樂亦猶易雖有辭變象之別而皆主於占也古者胄子之教過庭之訓皆於詩乎得乎謂養其良知良能者也而今之詩乃取夫狎邪淫蕩之詞襍乎清廟生民之列言之汙蕩類書之穢簡贖師何以授之於徒父何以詔之於子而况聖經賢傳之旨本以為治性養心之具曰非禮勿言非禮勿聽也曰口不道惡言耳不聽淫聲也其嚴如此詩

也者心之聲而發乎性情者也孔子刪而定之放其鄭聲以為萬世之常經顧乃有取於斯則其所刪者為何詩而其所放者又何聲哉或曰古者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故美惡不嫌於兼取也是大不然陳詩觀風不逸曰某地之詩其可傳者若干如二南之類則其風之美可知也某地之詩其可以示戒者若干如刺淫之類則其風之禠可知也至於某地之詩無可采者則其風之惡亦不言而喻矣豈必以其狎邪淫蕩之詞而盡陳之哉且詩者求治之一端爾其他之可以觀民風者固多也施

於政麗於刑而見於官府之文法者何限謂參之詩可也而必求之詩可乎亦恐先生不為是之迂也大槩小序不當以淫者自作之詞為刺淫故朱子辭而闕之然刺淫二字則實古者誦師授受之言得之孔門而不可誣者何哉漢儒徒見三百五篇之目散軼不存則遂取孔子所刪所放之餘一切湊合以足其數而小序者不察亦一切以其得於師者概之曰刺淫此其所由失也朱子闕之是也然集傳則又以孔子鄭聲淫之一語為主凡鄭風之中小序以為懼譏思賢刺廢學而閔無臣

者皆舉而歸之淫則亦未免於矯枉過直者矣夫諸詩既無指名又無証佐苟以善心逆之則淫可以為雅以不善之心逆之則雅可以為淫漢儒故有以二南為刺詩者矣說詩者豈可棄其已然之疑信者而以臆見懸斷之哉由是觀之刺淫之詩乃孔子之所必存者也淫者自作之詩則孔子之所必刪者也古今人情不大相遠而理之在人心者無古今也如有以狎邪淫蕩之詞與伊川擊壤之集朱子感興之詩俱收而並錄之日與學者誦肄而誦習之曰此將以示勸也彼將以示儆也

其不以為侮聖言者幾希又日以之敷陳演說於講席  
經帷之前曰此將以示勸也彼將以示儆也則下流於  
不敬而蹈誨淫之轍上以為故常而啟效尤之心其賊  
經而害教有不可勝言者矣或曰春秋亦孔子之筆而  
所載者多篡殺淫亂之蹟以為不如是不足以垂法立  
戒云爾詩之所存亦此意也是尤不然詩之與史其辭  
截然不同也故稱孔子者於春秋曰修於詩曰刪則有褒貶之  
義焉其法不容以不備也於詩曰刪則有放鄭聲之  
義焉其法不容以不嚴也集傳云深絕其聲於桀以為

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為戒愚以為詩與桀無二道也  
苟易詩之一字以為史則垂法立戒之義兼舉而益明  
矣或曰胄子之教過度之訓太師之陳亦取其善者爾  
其不善者則姑置之以示戒而不以教不以訓不以陳  
也如此則直詩爾亦何煩於聖人之刪而謂之經哉其  
不然矣詩之為教蓋無出溫柔醇厚思無邪之兩言苟  
去淫者自作之詞而存刺淫之作則其說可通也不然  
求其說而不得失之過則失之不及而聖人刪詩放  
鄭聲之意終不白於後世矣朱子學孔者也以為此經

實出聖人之所刪定故深闢小序之非少祛學者之蔽而豈逆漢儒之欺哉漢儒亂大學矣而朱子訂其章句漢儒亂周易矣而朱子訂其經傳漢儒壞禮樂而朱子編三禮不究其義集詩傳僅止於此是漢儒之幸而後學之不幸也噫取狎邪淫蕩之詞垂萬世而為經其罪大且久矣今故重加抉擿別為此編雖極僭踰不敢逃避者非立異也無當於心而不敢以自欺也亦果於非漢儒而篤於尊聖經云爾

聖裔考 程敏政

先聖之後凡嗣爵奉祀者謂之大宗子宗法在禮不可不慎重而考諸史記則因襲之間尚有可議蓋自先聖一傳為泗水侯再傳為沂國公沂國五傳生順仕魏以孔子後封魯國文信君蓋孔裔之受封始此順生三子長曰鮒秦封魯國文通君又為陳王博士次曰騰為漢長沙王太傅次曰樹而鮒騰之後分為兩宗鮒六世生何齊成帝時梅福上書言孔子殷人宜封其後以奉湯祀遂封何齊為殷紹嘉侯尋進爵為公地滿百里此一宗也騰四世生霸元帝時賜號褒成君奉孔子祀此一

宗也然則紹嘉公乃大宗褒成君乃小宗何齊生安光  
武時嗣爵又進封宋公為漢賓位諸侯上霸三世生均  
平帝元始初進封褒成侯均再世生損和帝永光中徙  
封褒尊侯至獻帝初國絕蓋兩宗至於漢亡俱失傳矣  
魏文帝黃初中復求先聖之後得議郎羨賜爵宗聖侯  
傳再世生震晉武帝泰始初改封奉聖亭侯震再世生  
懿陳元帝南渡居會稽孔氏自此復分南北兩宗懿生  
解宋文帝元嘉八年以罪奪爵十九年以隱之嗣隱之  
復以子不道失爵二十八年以惠雲嗣又以重疾失爵

孝武大明二年以邁嗣邁傳其子參亦以罪失爵此南  
宗也後魏時求先聖之後得二十七世孫乘以為宗聖  
大夫孝文太和中改封其子珍為宗聖侯珍三世生渠  
北齊文宣帝改封恭聖侯入後周宣帝進封鄒國公渠  
再世生嗣哲隋煬帝時改封紹聖侯此北宗也然則從  
元帝南渡者為大宗受北魏所封者為小宗南北兩宗  
至於隋亡又並失傳矣唐太宗貞觀十一年始得先聖  
之後德倫賜爵褒聖侯德倫再世生燧之玄宗開元中  
進封文宣公傳七世生光遭五季之亂失爵為泗水令

有灑掃戶孔未欲冒襲封盡殺諸孔氏光妻生子仁玉  
方九月遂秘養之後周時乃得嗣爵入宋而卒至太平  
興國中復召仁玉之子宜嗣封宜再世生聖祐無子以  
弟宗願嗣仁宗嘉祐中以祖諡不可加後人改封衍聖  
公宗願傳若蒙哲宗元祐初改封奉聖公若蒙坐事廢  
以弟若愚嗣復為衍聖公若愚傳其子端友從高宗南  
渡居衢州孔氏自此又分南北兩宗端友傳四世生洙  
以宋亡失爵北南宗也偽齊劉豫自濟南僭位得先聖  
四十九代孫璠賜爵衍聖公豫廢金因之璠三傳生元  
措金末崔立作亂降元遂並俘元措以去北北宗也然  
則從高宗南渡者為大宗受劉豫所封者為小宗矣元  
措入元而卒乃召洙俾嗣爵固讓歸衢州仁宗延祐四  
年召中書定議先聖五十三世孫當嗣封者遂得元措  
宗人思晦以聞思晦受爵以卒因子貴追封魯郡公蓋  
今之為大宗子者皆思晦之後矣作聖裔考

測影臺考

程敏政

按周禮以土圭之法測日景凡立五表其中表在陽城  
即今登封東南告縣舊治是也予至其地有二臺存焉

其南一臺琢大石為之上狹下濶高丈餘廣半於高中  
樹一石碑刻曰周公測景臺：北三丈所復有一臺約  
高三丈餘壘埽為之其北之中為缺道深廣二尺許下  
列石為道直達於北約五丈許其上為二小渠：側刻  
尺寸甚精密最北一石為小二竅以出水詢其土人云  
故老相傳為量天尺又以為銅壺滴漏考之縣志其名  
觀星臺亦周公所築然予見其刻尺寸所書特今文耳  
恐非出於周公况歷代律書言尺度者亦未嘗言及陽  
城測星臺尺蓋不可信恐惟石臺乃周公遺跡所謂觀

星臺者則後人因而建耳且其地嘗置金昌府治又嘗  
置吾縣治建斯臺者豈其時耶又按禮疏四方之表各  
去中表千里予以禹跡圖考之南表當在郟之北東表  
當在遼之東北表當在肅之北西表當在華之西南終  
南山之東今其地不知亦有遺跡在否姑記茲臺之制  
以備參考

禘祫考 王道

夫禘祫者天子諸侯宗廟之大祭也周衰禮廢其詳不  
可得聞而義意之見於傳記者諸儒又從而汨之是以

其說不得大明於世夫先王制禮建宗廟而事之以禘  
祫後世禘祫之義不明而宗廟之制因以不定宗廟之  
制不定則禘祫之行乎其間者紊亂煩復名實乖刺非  
復先王之意而報本追遠之義亡矣甚可惜也愚嘗考  
之諸儒之論聚訟紛：雖若不一而其大端有二鄭康  
成混禘祫為一而惟求之於五年再殷祭之中故謂祫  
大禘小二祭相因並為盛祭凡說之近乎此者皆主康  
成者也趙伯循判禘祫為二以祭其祖之所自出而以  
其祖配之不及羣廟之主者為禘以大合祭如公羊傳

所云者為祫而謂天子有祫有禘諸侯有祫無禘凡說  
之近乎此者皆主伯循者也康成之說支離纏繞誠非  
禮意楊信齋諸人攻之掊擊抉摘無餘蘊矣然詳考大  
傳之文叅之儀禮喪服子夏傳而斷以程子之說則伯  
循所見亦非先王制作之本意所謂齊則失矣而楚亦  
未為得也按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  
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者於其  
君於祫及其高祖子夏傳曰都邑之士則知尊禘矣大  
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祖之

所自出此二條者更互發明是禘祫之義見於傳記可得而推尋者也所謂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云者即其天子及其祖之所自出也及云者自此而盡乎彼也蓋謂王者推其太祖所自出之帝於太祖之廟正東向之位而太祖暫就昭穆之列總率有廟無廟之主以共享於其前故曰配而謂之禘者禘也以審諦昭穆為義也以審禘昭穆為義則合食在其中矣其曰諸侯及其太祖云者謂諸侯殺於天子無所自出之帝惟大合有廟無廟之主於太祖之廟而祭之公羊氏

所謂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是也是之謂祫祫者合也正以合食為義也天子言禘其祖之所自出而諸侯不言祫及其太祖者通下干祫之文而互見之也干祫云者謂大夫士則又殺於諸侯無太祖亦不得祫惟嘗有功德見知於其君許之乃得合祭及其高祖而已故謂之干祫干者逆上之名以其上千諸侯之祫也由此言之合祭祖宗一也天子盡其祖之所自出而止則為禘諸侯盡其太祖而止則為祫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天子之禮不可干也故曰不王

不禘諸侯雖尊亦人臣爾其禮可通於下也故大夫士有可以干其禘者蓋以位有尊卑故祭有遠近而各有異同程子以一言蔽之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禮皆合祭也可謂至明白矣趙伯循單撫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一語立說而不察其通章對舉禘祫之意蓋考之有未精也且禘之為禘本以審諦昭穆得名而爾雅又曰禘大祭也若惟以配始祖所自出而不兼羣廟之主則既無昭穆可言而寂寥短簡亦已甚矣尚何足以為大哉傳說曰禮煩則亂事神則難今既不

以合食言禘則不得不取諸侯之祫以補天子之禮而禘又有大祫時祫此外又有時祭則是天子宗廟之中有禘有祫有時祭一歲之間僕：焉幾無虛日靡費貨財妨奪政事固不待言而先王祖考神明之道恐亦不如是之煩且黷也其不然可知矣或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祫魯諸侯也春秋有禘有祫何也曰春秋未嘗言祫言祫者公穀諸儒之失也禮不王不禘魯以成王之賜得用天子禮樂故以禘代祫然非禮矣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哀矣魯既以禘代祫遂為常祀

春秋不能悉書則書其失禮之中又失禮者以詳事變而僭竊之罪亦因以著然有書禘者有書大事有事者有書從祀者先儒謂義在用禘則書禘義不在禘則書事是也左氏去春秋之世未遠而又嘗見國史故於有事武宮及從祀先公之傳皆以禘言其必有所據矣公穀惟以諸侯待魯而不究其當時僭竊變亂之詳故以禘為禘以大事為大禘有事為時禘然不知魯實無禘也漢儒因之而禘禘之混亦自此始矣故曰春秋未嘗言禘言禘者公穀諸儒之失也

蔚廢代城考

尹耕

蔚城東二十里許有故墟焉俗呼代王城周迴二十五里九門遺趾俱在金波泉發源其北夾城東南流即搜神記所謂始築時亡西南板於澤中自立者也長老曰蓋昔有代王者居是城與燕趙約相救置傳鼓為信胡大父傳鼓燕救不至代王出奔國為墟又曰廢城南數里小山即鼓臺也余尋之果然今仍名擂鼓塢其言有證矣而竟不知所謂代王者何人也一統志曰蔚東有代王城即漢代縣故城文帝封代居此郡舊志亦云夫

文帝封代固矣約燕相救胡至出命文帝無是也史記曰文帝都晉陽遷中都其幸太原也復晉陽中都三歲租而蔚無聞焉又文帝分其故國王二子武為代都晉陽參為太原都中都皆即其故都而蔚不與焉然則謂蔚之廢城為文帝所居可乎廢城非文帝所居而誣文帝以被朝出奔可乎文帝自代入奉宗廟其故都亦必培植以示不忘而謂遂為墟可乎及考之高帝紀十一年下詔代地居恒山北與夷狄邊數有胡寇難以為國頗取南太原之地益屬代代之雲中以西為雲中郡則

代受邊寇益少矣乃立子恒為代王都晉陽後遷都中都夫蔚廢城代故都也漢高衆建王喜因之其謂數有胡寇難以為國者以喜之奔還也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則代南矣雲中以西為雲中郡則雲中不屬代漢又有代郡則代亦不屬代矣代不代而存其名此後人之所疑也是故知文帝之封代而不知其未嘗至蔚也知晉陽中都之復租而不敢援以為證也知文帝之謂嘗被胡出奔而不敢為之辯也附會之說紛然矣且王喜之封也與盧綰同時草昧之際披荆棘立城邑日

不暇給燕代與國土壤接近則相為救也必矣燕救不至王喜出奔長老所傳信而有徵也鑿王喜之失國而徙都因代之南徙而置郡此高帝之籌而代因之南也一統志郡志不詢長老之詳不考史文之實不稽十一年之詔見一代王城遂相為文帝不亦惑哉又插鼓塢在廢城南更東南而為蔚之九宮口由此百六十里可以達易今道雖湮塞而問之樵人可知也史言盧縮王燕時都易則所謂傳鼓者不愈信矣乎噫子長足跡遍九州其以是夫

代國考 尹耕

考之代自入漢以來其國數易大抵有三曰山北也山南也山東也山北之代舊國也始於高湯歷代因之是故齊桓之所服趙襄之所并代成安陽之所封公子嘉之所奔趙歇陳餘之所王夏說之所守劉喜之所棄陳豨之所監皆是也所謂蔚之廢城也山南之代徙都也始於高帝十一年分山北為郡而稍割太原地益之以自為國是故文帝之始封中年之所徙入繼之所自臨幸之所復以及子武子參之所分後武徙淮陽子參之

所合皆是也所謂晉陽中都也山東之代再徙也始于武帝元鼎中漢廣關以常山為阻徙代於清河後王莽繼絕改號廣宗是故王羲之所都子年之所廢如意之所復皆是也所謂清河也語其都則始為代繼為晉陽中都終為清河前後三變也語其號則始為代繼為代太原復為代終為廣宗前後四變也故夫凡言代王代相國其在文帝以前者為吾土而以後者否凡言代郡代守尉則上自趙秦下終兩漢皆吾土也執是以往可無迎刃於古牒矣

代郡考 尹耕

夫代國之故按考可知也代郡紛紛為論不一則後之人疑焉蓋有謂代之治廣南有上黨銅鞮蔚不過其北境者又有謂今代朔為代在鴈門南蔚不可指為代者於是引韓信斬夏說於關與以證代之治廣誣文帝都代為今代州以證代之在南無惑乎人之疑也夫代吾蔚也為國則都蔚為郡則治蔚國有遷變不過文帝之晉陽如意之清河郡有更置不過隋初之雁門唐初之陽曲秀容而已史皆載之不相淆也今以諸地理志考之

前漢代所領縣十八代為蔚靈丘廣昌為今靈丘廣昌  
延陵平舒為今廣靈東安陽為蔚廢安定縣馬城為馬  
邑陽原為弘州桑乾參合高柳皆近塞地且如為中部  
都尉治鹵城近參合當城直桓都皆不在南所不考者  
道人班氏徐氏北平邑而已後漢所領縣十一皆前漢  
之故而無延陵且如陽原參合靈丘廣昌鹵城晉所領  
縣三廣昌平舒而加富城後魏所領縣四平城太平武  
周水固則曷嘗南及關與與今代州耶夫文帝不都代  
代國考辯之明矣夏說之關與不過出師於彼以逆韓

信之來可遂以關與為代地耶蓋自烏桓鮮卑之雜居  
而邊土漸夷建安黃初之不競而邊羣多廢自前以降  
元魏屬之司牧齊人止置靈丘而代遂不郡矣唐之初  
也代陷於突厥迺因隋改雁門為代郡也則置代於鷹  
門因後周置蔚 靈丘也則僑治蔚於陽曲又僑治於  
秀容皆非舊也迨貞觀破突厥置郡靈丘而仍蔚舊稱  
天寶更定名復定代郡而仍雁門舊地自此以後更變  
不常要不出此遂以代為代以蔚為蔚而不知蔚之舊  
為代之舊為雁門也於戲代可移之南也而磨筭之

山不可移雁門可改為代也而句注之山不可改究沿革者亦惟本之禹貢表山川以定疆域斯萬世可求也

定山起用考 羅欽順

定山以弘治甲寅起用其年冬復除行人司副時內閣則徐文靖立文莊劉文簡也明年乙卯二月文莊卒李文正始入閣三月定山陞南京吏部郎中丁巳三月考祭以老疾致仕其復司副陞郎中文靖皆在內閣實為首相後丁巳一年乃老定山初至京文靖既有當復翰林之言不知何故不力主之湛甘泉作定山墓誌大率

回互之意多其波及文莊及文正皆出偏辭初非有的據也定山晚年出處自是難說其引退之欠決以為子弟之過猶可今乃歸咎倪青谿反覆不置得無重為定山之累邪青谿與定山亦非同榜頗聞嘗先事風曉甚欲為保全計及衆論既合亦無如之何矣偶閱甘泉文錄及北漫志之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考' and '郊祀'）

明文海卷一百二十

考

郊祀分合考

焦竑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禮莫嚴於祀、莫嚴於祀天乃其說如聚訟然迄今莫之能決也漢祠五帝孝文增雍五時宣帝三年間幸河東祠后土至丞相匡衡始建南北郊分配之議嗣是一議於建武再議於景初三議於泰始太和而唐若宋益芬、矣大抵其說不外兩端主合者言舜之受禪類上

帝裡六宗望山川徧羣神靡神不舉而無地祇之文武之克高庚戌祭望亦不言地蓋古祀上帝必及地祇詩序與天有成命為郊祀天地而作此合祭之明文為可者也其主分者言周禮大司樂冬至地上圜丘之制則曰禮天神夏至澤中方澤之制則曰禮地祇宗伯六器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玉不同也典瑞以四圭祀天兩圭祀地數不同也祀天於冬至從陽氣來復之始以就陽祀地於夏至從陰氣潛萌之始以就陰時不同也用圜鐘於震之宮取乾出乎震之義用函鐘於未之地

取坤居於未之義樂不同也立論不同以為悉有據依牢不可破不知先王之郊一歲之中自有分合非一端而已周禮王祀天歲九舉而鄭為尊冬至至於南郊祀天配以祖夏日至於北郊祀地正月郊而祈穀仲夏日大雩而祈雨季秋日大饗於明堂而配以禴四立日郊而迎氣二至日之郊蓋分祀也自餘皆合地從天饗焉不別祀也不合不專不分不尊判合天地之大義王者父天母地之道也後世經學不明妄騁已見準周禮者廢詩書準詩書者廢周禮知其一說不知其又有一說

也聖祖以神武肇四海吳元年嘗分祀天地當齋期風雨深用為憂及覽京房之言慨然定為合祀以首春三陽之候行之是時草創之初未遑禮樂一二儒臣亦未有罷宣揚古義潤色大猷卓然當於聖心者故為分為合聊以從簡易便人情非盡古法也迨我世宗皇帝以天縱聖明覃精制作諸郊廟百神咸欲憲天稽古大釐祀典振一代獨偉之觀謂並祭天地於大祀殿於上下之分陰陽之義未著也又屋而不壇於禮經不應下羣臣議之於是采言官議斷然分為分祀於是作圜丘於郊

南稍北為皇穹宇以大明夜明列曜風雲雷雨從與享作方丘於郊北稍南為皇祇室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若陵寢諸山從與享而春秋分朝日夕月如國初時已復念父子同列連袂並配為非禮於是南北郊禮露祭於壇奉高皇帝配歲首仍祀上帝大祀殿用以祈穀至大饗殿舉於季秋擬古明堂而奉獻皇帝配蓋尊天親地敬祖嚴父之文為備且當而聖心所未究且疊：乎不盡復九代九祀之禮不止也此則一歲之祀分合並舉而詩書周禮皆不為空文可謂盛已或者乃謂古禮

親祭甚多歲、行之而不以為難今禮親祭甚少歲間行之而不以為易蓋古天子之出入也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材有節以其時天子所治不過王畿惟以賓祭禮樂為政守此而天下自服後世事與古異而必欲備舉分合之禮亦見其難已愚以為禮者先王因人心而制之所謂有其舉莫可廢也今不病費之多于古而第欲禮之減于古毋乃輕重緩急之盡失其序乎抑又論之春秋傳曰天子祭天諸侯祭土蓋雖天地並祀而其義皆主于天隆殺辨焉猶之宗子祭父支子不得祭父

而可以祭母父尊故也天子祭天諸侯不得祭天而可以祭土天尊故也故子思論郊社之禮而總之以事上帝明地不可與天並尊天之義較然矣是以人君戴天履地而謂之天子蓋奉天為父母而身為之子也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人君不可一歲不祀天先王升中於天而陰陽和風雨時饗帝于郊而醴泉出蛟龍在宮沼以和君和一氣孚格非偶然也禮后妃夫人有故不得與祭以公卿代之未聞人君祭天而可以臣下代者祭天而可以臣下代則人子之事父母亦可以他人代

乎故人子一日不見父母則於親有違心人君一歲不  
祀天則于天有違心故水旱荐臻災沴並作未必無以  
召之然則明古誼以格上心非秉禮之臣誰任哉

周禮傳述考 沈懋孝

周公監于唐虞夏殷之際綜裁損益允執厥中將宇宙  
範圍盡蚤作夜思事制物宜纖微綱領可以致太平垂  
百世趙簡子見諸儀皆謂之禮僖子不識其儀也至孔  
子乃更修其廢缺整其襍亂而為千古憲度之宗蓋至  
孔子時幽厲式微王章不肅孔云吾學周禮今用之曰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則此時載籍尚可尋求非若孟子  
時皆去籍而弗詳也藝文志云仲尼沒微言絕諸子之  
書樊然無緒至秦而甚患之以為周公之禮寬而大弛  
迂而不切繁緝而無當於世遂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  
蓋當周末時諸侯踰佚已去其籍及秦而無復有在者  
矣漢興高堂生始傳十七篇考宣時后君最明周禮戴  
德戴聖慶普三人皆其子弟三家各立於學官儒林傳  
云漢興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徐生者善為容孝文時  
徐生以善容為禮官大夫瑕丘筭奮以論禮至淮陽太

守孟卿事蕭奮以授后倉后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  
 曲臺記乃以授戴德戴聖鄭康成所云弟子五派者則高  
 堂生蕭奮孟卿后倉戴德戴聖為五也此其所傳為十  
 七篇耳即今之儀禮也周官獻於孝武時始祕不傳夫  
 周禮所以久湮而晚出者以始皇惡之特甚禁絕尤嚴  
 馬融傳云秦自孝公以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  
 官相反當始皇禁挾書時特疾惡周禮而剪絕之是以  
 隱匿百年而始發孝武除挾書律開獻書路出自山岩  
 屋壁之藏復入五府五家之儒蓋莫得見馬至孝成時

通人劉向子歆校理秘書始列序著於錄略亡其冬官  
 一篇以考工記足之時衆儒並出共排為非是惟歆獨  
 識其真廣覽博觀銳精春秋乃的以為周公致太平之  
 書成規其在他書皆可叅正云未幾遭倉卒兵革弟子  
 奔喪惟有里人河南維氏杜子春一人尚得其傳永平  
 初年且九十家於南河能通其讀鄭衆賈逵往受業烏  
 衆達二氏宏雅博聞又以其書轉相證明達之解遂行  
 於世衆解不大行兼攬二家尚多遺闕然衆所解者近  
 得其實獨以書序言成王既黜殷命還都在豐作周官

則此周禮是也達以為六卿大夫則冢宰以下及六遂為十五萬家經千里之地甚謬六卿之人寔居四同地故云經千里之地者誤又六卿大夫冢宰以下者不著蓋達六十為武都守述平生之志著尚書詩禮傳皆訖念前業之未畢者獨周官耳年六十有六目眩意倦自力補之謂之周官傳藝文志云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書經傳諸子詩賦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意指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奏其七略故

有六藝七畧之屬歆之錄在哀帝時不審焉馬融何以云孝成命劉向子歆考理秘書始得列序者則何據乎蓋成帝時劉向父子並被帝命至向卒哀帝命歆卒父所修業故其文多乖缺理或然也鄭玄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中大夫鄭少贛名興及于大司農仲師名衆故議郎衛次仲侍中賈君景伯南郡太守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又云玄竊觀二三君子之文章必求訂譌辨疑一切特者竹帛之浮辭其所變易者灼然如晦夕之見日其所彌縫者奄然如合符之復折斯可謂雅奉

廣攬者矣然猶有參錯相違就其原文聲類考求訓詁  
招撫秘逸謂二鄭者同宗大儒明理於典籍存古文字  
發疑正讀今贊而疑之庶幾有傳足為斯世訓也其名  
周禮為尚書周官者周天子之官也書序曰成王既黜  
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是言蓋失之矣按尚書  
盤庚康誥說命泰誓之屬三篇序皆云某作若干篇今  
多者不過三千言又書之所作據時事為辭臣君相誥  
命之語作周官時又作立政上下之別止有一篇而周  
禮者乃六篇文成數萬終始辭句周禮與周官不同固

難以強而同之矣文武所以綱紀周國周公定之以致  
隆平龍鳳之瑞

成帝劉歆成於鄭玄

之附離者大半故林孝存以武帝知周官末世不驗之  
書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為六國陰謀書唯  
有鄭玄徧覽羣經知周禮乃知周公致太平書故能答  
林碩之論難使周禮義得條通鄭氏傳曰玄以為括囊  
大典網羅衆家周禮大行百世明王之憲法具在焉易曰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今周禮炳然行天下者則玄之力  
居多焉

汲冢周書考 沈懋孝

按晉史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私發魏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有紀年十三篇易由陰陽卦二篇卦下經一篇公孫段上篇公孫段與邱陟論易國語三篇皆言楚晉事或似爾雅論語或似禮記之文其師春一篇瑣語一十篇則諸國夢卜之書也梁丘藏一篇先敘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玉事徼書二篇論弋射之法生封一篇帝王所自封大曆二篇則鄒生談天類耳穆天子傳五篇圖詩一篇禘書十九篇凡七十五篇其七篇者簡書

折壞名題漆書皆科斗文字燼簡斷札不復銓次武帝詔荀勗撰次之為中經列在秘書著作郎東<sub>東</sub>督得觀此竹書隨起分釋皆有義證此武帝紀及荀勗束皙本傳語也又按杜預春秋集解後序亦云汲冢古文七十五卷多不可訓周易及紀年最為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無彖象文言繫辭等其紀年起自夏殷周皆三代事無諸國之別惟特記晉國起自殤叔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編年相次晉末獨記魏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史也其文大似春秋經又稱

伊尹放太甲潛出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令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師春一卷純集左氏傳卜筮事合此觀之汲冢所得書雖不合盡其篇目大凡悉具於此矣曾無一語及所謂周書也乃漢藝文志有逸周書七十一篇者則孔子所刪餘之書以今所謂汲冢周書校之止缺四篇蓋漢以來原有此書不因發冢而始得李善注文選日月遠在晉後其所引亦稱逸周書不曰汲冢書惟宋太宗時修御覽首卷引目始有汲冢周書之名當時儒臣求汲冢七十五篇而不得遂以逸周書七

十一篇者當之耳晁氏公武陳氏振孫洪氏适高氏似孫黃氏震李氏燾號知古今皆未深考予故錄晉書左傳後序於此則是書非汲冢中物當復其舊名標之曰逸周書其汲冢書另有篇目世必有能傳之者嗟乎古物更數千年始發光芒旋復訛謬如此然則六經到今炳烺天壤者夫非漢儒之力歟

前史載籍考 沈懋孝

夫經籍也者先聖據龍圖握鳳紀南面君天下咸有史官以紀言行故曰君舉必書懋創斯在考之前載三墳

五典八索九丘其傳自遠周禮稱太史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以詔王治小史掌國之志定世系辨昭穆內史掌王之八柄策命而貳之外史掌王之法令及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內史掌邦國都鄙萬民之治以贊冢宰則天子之史有五焉諸侯之國各有史官左傳稱周志國語鄭書之類是也周道衰綱紀亂褒貶失寔隳紊舊章孔子以大聖歎鳳鳥之不至惜將墜於斯文乃述易道刪詩書修春秋正雅頌壞禮崩樂咸得其序自哲人萎微言絕諸子之言紛然淆亂凌夷以至於秦焚詩

書坑儒士以刀筆吏為師竄伏山藪或失本經以口傳說漢惠始除挾書之律儒者得以術業行於民間去聖既遠經籍散逸簡札錯亂傳說紕繆書分為二詩合為三論語有齊魯之殊春秋有數家之傳其餘躋駁不可殫言武帝置太史公命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司馬談父子世居太史採采前代斷自軒黃逮于孝武作史記一百三十篇計其辭制蓋史官之舊也至於孝成秘藏之書頗有亡散使謁者

陳農求遺書于天下命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諸賦步兵校尉任弘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太醫監李柱國校方術每一書就向輒換為一錄論其指歸辨其訛謬叙而奏之向卒哀帝使其子歆承父之業乃徙溫室中書於天祿閣上歆遂摠括羣篇撮其指要著為七畧一曰集畧二曰六藝畧三曰諸子畧四曰詩賦畧五曰兵書畧六曰術數畧七曰方技畧凡三萬九千九百卷王莽末又被焚燒光武中興篤好文雅明章繼軌尤重經術四方鴻生鉅儒自遠而至石室蘭臺彌以充積

又於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傳歆等典掌焉並依七畧為書部固又編入漢書藝文志董卓之亂獻帝西遷圖書縑帛軍人皆取為帷囊所收而西者僅七十餘載魏氏采綴遺亡藏在秘書中外三閣魏秘書郎鄭默始制中經秘書監荀勗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為四部摠括羣書一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二曰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術數三曰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雜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讚汲冢書大凡四部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錄題記盛以縑囊

書用緗素至于作者之意無所論辨烏惠懷之亂渠閣文集靡有子遺東晉著作郎李充以舊簿校之見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充遂總沒衆篇之名但以甲乙為次宋元嘉八年秘書監謝靈運造四錄目錄大凡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秘書丞王儉又造目錄大凡一萬五千七百四卷儉又別撰七志一曰經典志記六藝小學史記傳二曰諸子志紀今古諸子三曰文翰志記詩賦四曰軍書志記兵書五曰陰陽志紀陰陽圖緯六曰術藝志紀方伎七曰圖譜志紀地域及圖書

其道佛附見合為九條然亦不述作者之意但於書名之下每立一傳又作九篇條例編乎首卷文義淺近不足以傳齊永明中秘書丞王亮謝朓又造四部書目大凡一萬八千一十卷齊末延燒秘閣梁初秘書監任昉躬加部集又於文德殿內列藏衆書華林園中摠集釋典大凡二萬三千一百六十卷梁有秘書監殷鈞四部目錄又有文德殿目錄普通中有處士阮孝緒篤好墳史博采齊宋已來王公之家凡有書記叅校官簿更為七錄一曰經典錄紀六藝二曰記傳錄紀史傳三曰子兵

錄記子書兵書四曰文集錄紀詩賦五曰技術錄紀術  
數六曰佛錄七曰道錄其分部頗有次序及克平侯景  
收文德之書公私經籍大凡七萬餘卷隋開皇三年秘  
史監牛弘表請搜訪異本得書一卷賞絹一匹勘寫既  
定本即歸主於是民間異書往往出內外之閣凡三  
萬餘卷煬帝即位內閣之書限寫五十副本分為三品  
上品紅瑠璃軸中品紺瑠璃軸下品漆軸於東都觀文  
殿東西廂緝屋以貯之東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又聚  
魏已來古跡名畫於殿後起二臺東曰妙楷藏古跡西

曰寶繪藏古畫又于內道場集道佛經別換目錄唐武  
德五年命司農卿宋遵貴載之以船將致京師行經砥  
柱下多所湮沒存者僅存再補者得一萬四千四百六十  
六部有八萬九千六百六十六卷其舊錄中淺俗無益  
教理者並刪去之錄中所遺辭意可采者咸附入焉遠  
覽馬史班書近觀王阮等志錄風流辭制各有偏長若  
離其疏遠合其近密約文緒義凡五十五篇各例本條  
之下以條經籍志大抵書籍莫厄于秦莫富于隋唐嘉  
則殿書三十七萬卷唐之藏書開元八萬有奇其間唐

人自為書幾三萬卷則舊書之傳至五季亦聚絕矣周  
 顯德中始有經籍刻板學者無筆札之勞獲觀古人全  
 書宋初有書萬餘卷下詔購求散亡三館之書稍復增  
 益太宗始于左昇龍門北建崇文館徙三館之書以定  
 之又分三館書萬餘卷別為書庫目曰秘閣閣成親臨  
 觀屋書有宗時命三館寫四部書二本置禁中之龍圖  
 閣及後苑之大清樓而玉宸殿四門殿亦各有書萬餘  
 卷又以秘閣地隘分內藏西庫以廣之仁宗重新崇文

史氏一

及

親書

及

子

直館諸臣宴又命近習侍衛之臣縱

觀

屋書

有宗時

命三館

寫四部

書二本

置禁中

院命學士張觀等編四庫書倣開元四部錄為崇文總

目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總考宋書太祖太宗朝三千

三百二十七部三萬九千一百四十二卷仁英兩朝一

千四百七十二部八千四百四十六卷神哲徽三朝一

千九百六部二萬六千二百八十九卷撮其當時之目

為部六千七百有五為卷七萬三千八百七十有七焉

迨靖康之難宣和館閣之儲蕩然靡遺高宗南渡詔求

遺書得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寧宗續書目又得一萬四

千九百四十三卷視崇文總目有加焉

人自為書幾三萬卷則舊書之傳至五季亦聚絕矣周顯德中始有經籍刻板學者無筆札之勞獲觀古人全書宋初有書萬餘卷下詔購求散亡三館之書稍復增益太宗始于左昇龍門北建崇文館徙三館之書以寔之又分三館書萬餘卷別為書庫目曰秘閣閣成親臨幸觀書賜羣臣及直館諸臣宴又命近習侍衛之臣縱觀羣書真宗時命三館寫四部書二本置禁中之龍圖閣及後苑之太清樓而玉宸殿四門殿亦各有書萬餘卷又以秘閣地隘分內藏西庫以廣之仁宗重新崇文

院命學士張觀等編四庫書倣開元四部錄為崇文總目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總考宋書太祖太宗朝三千三百二十七部三萬九千一百四十二卷仁英兩朝一千四百七十二部八千四百四十六卷神哲徽三朝一千九百六部二萬六千二百八十九卷撮其當時之目為部六千七百有五為卷七萬三千八百七十有七焉迨靖康之難宣和館閣之儲蕩然靡遺高宗南渡詔求遺書得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寧宗續書目又得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視崇文總目有加焉

九邊屯政考 鄒德濟

高皇帝念軍饟浩大重以徵輸病民於是經理屯政使軍士各自食其力蓋亦古者寓兵于農之意自元年即命諸將分軍屯種龍江矣其後立法浸備屯田徧天下而其區畫九邊者尤密遼東屯糧最多以石計者七十萬其次乃甘肅甘肅計六十萬其又次乃大同大同計五十一萬又其次固原固原乃二十二萬又其次宣府宣府乃二十五萬又其次寧夏寧夏乃十八萬又其次薊州薊州乃十一萬延綏差少然尚計六萬山西亡其籍

不可考可考者八十餘石計其初當亦不下十萬大率分軍士十之七屯種而由其三城守每軍一人給田五十畝賦正糧二十石貯之屯倉俟其人月取給焉納餘糧十二石充衛所官俸併給軍城操者洪熙元年詔減徵餘糧六石正統二年復詔各屯正糧即令屯軍收自贍毋輸倉蓋屯賦之定自此始而國初又因計邊地寒近敵且耕且守力最艱乃通商種鹽以維之令賈人輸粟邊郡官給之引赴鹽所領鹽轉鬻永樂時粟二斗五升得鹽一引商贏利過當爭趨之各自設保伍勸衆督

畊於是邊地盡墾而塞下粟充溢露積饒於中土屯軍亦因其保障守望相助得肆耕當此之時各鎮軍餉就其地足給不倚輸于內藏閭閻自正供外無他征賦蒸庶樂業其後邊事漸興多抽屯軍補伍于是屯種乏人田浸蕪已又設養廉之田官因私其腴區而移瘠磽於軍士低昂竄易其籍糧益不均加以豪右侵奪而農事益弛矣逮弘治中大司農葉淇見謂費人輸薄而獲厚利遂奏令納糧運司解部部分輸各邊夫商業苦邊塞危險既無所事粟遂各散歸遂末業營貲而故所墾田盡

廢居無何邊地米價踊騰鹽課不足給食當食者日漸增加益以各鈔閩商稅猶不足至傾天子內帑以助之於是民賦日重而東南力竭矣正德時閩瑾嘗訝謂年例銀兩天順以前無有也罷不送然不知令商輸粟於邊、儲大價詢之以為屯田不復故乃遣使各邊丈田以清地多及追完逋負者為能使者承風比較苛刻致激指揮何錦等怨叛議者以為不復鹽法而獨清屯田邊人無力耕種子粒終不入徒擾貧軍釀亂耳要其論年例非祖宗令甲故當嘉靖以來累清屯田時縮時盈而

終不克復故蓋至于今遼東僅得屯糧二十五萬損故額三之二大同僅得十二萬損故額四之三甘肅得十三萬宣府得十三萬薊州得五萬各損三之一寧夏得十四萬九千損故額五之一固原乃存三十一萬延綏存五萬視故額亦各損巨萬山西僅清得二萬八千有奇計亦且損故額過半鄒生曰余讀萬厯會計錄賭大同一鎮年例至四十五萬薊州四十二萬密雲二十九萬宣府二十九萬即少者率不下數萬蓋愴然心悲無論國初第以初輸時額較之殆幾十倍民安所益地

而能辦此曩者非能令兵不食而守胡今獨費之鉅也悲夫當棄淇奏改折色時意謂折色一石可易數石豈意厲階至此仲尼稱毋見小利森有以也夫然吾又怪何向者廢之易若彼今復之難若此也則毋亦重損鹽稅故今者罄鹽稅不足給邊即屯政復年例可盡罷試權以此易彼何如也成祖嘗下令民能墾治沿邊荒地者得自為業不起科其後有司或征之故今莫敢任墾者夫使邊饒粟可省內輸又藉防禦焉豈必科其租入乃稱利哉屬稻田使者徐君奉璽書疆理西北水田庶

幾徐君功成邊積穀多而糴賤是亦將屯之一助也余傷夫屯政不復至罄中原脂膏以供邊而猶不足故畧者其顛末令憂國計者得考覽焉

鄉飲酒禮考 沈際

鄉飲酒之禮昉於有虞氏養國老庶老於上下庠周禮則云天子三年大比興賢能鄉老及鄉大夫乃以正月禮賓而諸侯法之其義尚賢宗長而貴之意參焉按儀禮飲酒前期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既戒及期乃席賓主人介獻酢既畢而遵入樂作乃立司正而旅酬釋

之者曰主人謂諸侯之鄉大夫也先生鄉中致仕者賓介處士之賢者古年七十致仕為師而教學焉恒知鄉人之賢否是以大夫就而謀之賢者為賓其次為介又其次為衆賓而與之飲酒蓋將獻賢于君故以禮賓之然鄉貢一人焉耳其位次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席衆賓于賓席之西遵與僕同謂鄉人為鄉大夫或來觀禮而助主人樂賓者來則席於賓東蓋尊之不與衆賓齒也司正立于兩階之間北面監察總儀其飲酒也於賓備獻酢酬于介獻酢不酬衆

賓獻而不酢而推其長者三人拜受爵爲三人者所謂三賓也是則周制序德尚賢而賓介不問長少其序齒者衆賓耳序爵之義于隆教之節於僕見之然僕後入不于獻酢正禮也至漢郡國之禮使黨正屬民飲酒舉行于十月乃有正齒位之說焉迨我國朝酌取三代之制歲必再舉儀從簡朴而頗有異同大都兼尚齒德爵位而於賓與之典無相涉矣伏讀大明會典洪武間頒行禮式主席者以府州縣僚長位於東南大賓以致位官爲之位于東北僕賓擇鄉人年高有德者位于西北介以次長位于西南賓之次者爲三賓位于賓主介僕之後司正以教職爲之此正文也附載禮圖則有三僕位于大賓之左西上僚屬位于東序西面而三賓位于僕賓之右東上衆賓位于西序東面司正位于主東三僕者初無明文今以佐貳官爲之由是觀之賓僕三賓位皆南面主位東南介位西南衆賓序齒此與周制不殊賓位東北以爵而尚左僕位西北兼論德齒介以次長與主皆北面司正並主而坐此皆異于古矣然里中鄉飲其制仍以年高有德者爲賓而介以其次僕以

北介以次長位于西南賓之次者爲三賓位于賓主介僕之後司正以教職爲之此正文也附載禮圖則有三僕位于大賓之左西上僚屬位于東序西面而三賓位于僕賓之右東上衆賓位于西序東面司正位于主東三僕者初無明文今以佐貳官爲之由是觀之賓僕三賓位皆南面主位東南介位西南衆賓序齒此與周制不殊賓位東北以爵而尚左僕位西北兼論德齒介以次長與主皆北面司正並主而坐此皆異于古矣然里中鄉飲其制仍以年高有德者爲賓而介以其次僕以

致仕官為之則又稍合於古也三僕次于東北僚屬西面而衆賓東面此則古未詳言之耳至于別奸頑異罪人而列于外坐使聽讀律文戒諭此雖古禮未及乃亦周禮夫司徒坐罪人于嘉石而恥之之意也禮時為大而當從今其間大義炳炳者古今非可易也竊惟聖祖定法微意蓋謂朝廷尚爵而鄉黨尚齒守令職官儒學公署也故以致仕官當賓禮而里社仍尚耆德司正者古用主人擯相之吏耳古坐飲而立監之今用師儒矣其坐宜也然於支辦酒肴但言酌量豐儉而未詳其數故

行禮者于三豆五豆或酢或酬之宜未之深辨而長少之節踈矣公過私罪別席之令雖再申明然恐啟爭生釁廢閣已久而淑慝之戒微矣夫賓主象天地介僕象陰陽古今位次雖殊皆正席也所頒圖式業已分明近歲或踵他圖之訛四席乃皆隅坐蓋以不究古禮四隅之席特據賓主介僕四位而言耳非謂四隅斜向如童子之席可不正而坐也夫所謂同僚屬者同僚合屬皆在焉耳表氏儀註圖席亦皆正而僕位東北近古矣然既以佐貳居僕三僕既列而又旁列同僚將誰指耶克此

皆由後學誤解禮文遂至各行已見相沿成習豈其然乎夫鄉飲之設王風所係歷代儀文其義各有所指古禮非可泥也謹按會典所載而遵行之斯無畔時之咎矣

皇太后喪服考 黃鳳翔

萬曆丙申秋八月仁聖皇太后哀詔至外臣及家居諸臣當旦夕哭臨查會典所載喪服曰各服斬衰有謂當杖者有謂不當杖者及查高皇帝喪禮官員麻布大袖員領衫不緝邊麻布帽就以所戴帽用布裏之仍垂帶

麻腰經麻鞋則皇太后之喪不宜復有所加矣或謂高皇帝喪禮乃建文諸臣所裁定不足為據然會典既錄而不刪必自有說及得高皇帝實錄查之洪武十五年八月丙戌高皇后崩丁亥上命禮部考喪服之制禮部言按宋制在京文武官喪服麻布直領大袖衫麻布裙麻布冠麻腰經麻鞋上是之戊子禮部定大行皇后喪禮在京文武官于巳丑清晨素服至右順門外具喪服入臨所謂喪服者即前所云命婦服制則丁亥禮部疏未及也故戊子所頒條欵云命婦用麻布蓋頭麻布衫

麻長裙麻布鞋其說詳矣考諸宋太宗之喪太常禮院  
上言皇帝服布斜下布四脚大袖裙袴帽竹杖腰經首  
經直領布襪衫白綾襯服文武二品以上布斜中四脚  
頭冠大袖襪衫裙袴腰經竹杖絹襯服自餘百官並布  
襪頭襪衫腰經兩者五品御史臺尚書者四品諸司三  
品以上見任防禦團練使等官服布頭冠幘頭大袖襪  
衫裙袴腰經皇后喪服同皇太后喪百官齊衰二品以  
上桐木杖不用首經蓋宋制如此自二品以上杖者即  
禮君之喪達官之長杖之意也淳熙丁未太上皇帝崩

禮部符下州縣只用布四脚直領襪衫麻經於布四脚  
之下注云係幘于頭直領布襪衫注云上領下盤按直領  
布襪衫即上文所謂袴也釋文曰袴衿袍小衫也宋制  
所謂袞袴即上衣下裳之制然以大袖二字加于裙袴  
之上文義未明國初宋制而用之曰麻布直領大袖  
衫麻布裙麻布冠則其說較為明白然此特宋人州縣  
官及家居士大夫之服耳京朝官喪服一如太宋宗時舊  
制朱文公謂布斜中四脚冠帽乃四物不得一時並加  
於首四脚幘頭一名一物不當錯出而異名不杖之制

不宜使長官下同僚佐而故相領帥家居者亦無異文則其說有所未盡然又謂服有領布衫則兼服布裙而加冠于首服布襪衫則首加四脚各有所施今洪武十五年喪服即宋人前一制也惟宋人用布幘頭今用布冠帽耳至百官杖與不杖則我朝之制本無等差寔錄會典不曾開載當纂修時只載洪武十五年八月戊子喪禮之條不及查丁亥禮部所上喪服之制只曰其喪服入臨而已遂使二百載之後觀者茫然所載文武官員皆服斬衰一

款查諸寔錄則又無之想是纂修者謂麻布員領衫不緝邊便是斬衰緊從省文以至丞訛如此大都我朝大喪禮始自高皇帝皇太后喪禮始自誠孝皇太后皇后喪禮始自高皇后其喪服俱言斬衰不言杖與不杖今議禮者謂杖乃斬衰中一套事理或宜然第高皇后喪服禮部言之詳矣不惟不言杖且並首經員版辟領衰俱不曾言及也建文禮制姑置勿論即文皇帝喪禮亦曰喪服禮儀一遵洪武舊制則其所遵用者想不過高皇后喪服而已禮屬聚訟不知所執謹識之以待用禮

者考焉

五德之運考 張養蒙

自古帝王受命而與其嬗代之序載在史策可考而知也迨戰國鄒衍始推言五代之運以決帝正相乘之鏡劉向復推廣其義作五行傳自今考之有主於相克者則曰夏得木德商以金勝之商得金德周以火勝之此衍之說也有主于相生者則曰太昊氏始出震以木德王次而神農以火黃帝以土少昊以金顓頊以水帝嚳以木堯以火舜以土此向之說也若夫配以五方分以

五色屬以五音貫以五數世代循環相尋不已術士家咸祖談之在儒先則直斥其非經見矣愚故竊有疑焉夫五行之用布濩于天地之間自一人一事以至于百工萬化罔不取足而况帝王重寶可獨遺之若謂衍之說盡不可信與則秦代周從所不勝為水德漢克秦張倉等皆云應赤帝之祥宜尚火德公孫臣推行議言宜尚土德當有黃龍見後黃龍果見成紀蒼議卒誣此何以驗也謂衍之說盡可拘與則黃帝顓頊帝嚳堯一姓而所尚頓殊何秦漢以後不然也夏之揖遜同于虞何

主于克而不主于生也要之織緯術數之學與星官堪輿諸家並傳亦自不可盡廢但達人之通致不當拘術士之偏談耳蓋論五德之流行雖足以乘其運而論歷代之世運亦不必分屬於德吾聞其有撫五辰修六府而興者矣不聞其修一德而興也吾聞其有狎侮五行汨陳五行而替者矣未聞其乖一德而替也如徒以數尚六七色尚青赤音尚徵羽類而附之則興者果一德之旺而替者果一德之衰耶蓋五德之運天之所以示乎人而非人之所易測五德之修人之所以應乎天而

自足以維其運天人之際微乎微乎帝王歷數何拘小術定之哉至謂天地人之異統忠質文之異尚夏商周之迭更此則理之說而非數之說也是故儒先重之也漢以後術士謂唐用火德宋用土德我朝受命有謂其尚火德有謂其尚土德紛紛無定若必拘于此則六朝之更姓五代之分裂豈五德遂絕而無所乘耶契丹之滅晉五胡之亂華元之伐宋又乘夫何德耶故愚斷以為不可廢衍向之說亦不可拘衍向之說也若夫探五行之精敬五事之用以幹造化轉移之微權使吾之德足

以當天之運而天之運不至手爽吾之德此在今日所當競者也衍向之說存而弗論可也

運河考 袁黃

高皇帝建都金陵不煩轉運成祖遷都北平初從海運後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建言元時開會通河所未成者三之一稍加浚治便可流通遂遣平江伯陳瑄工部尚書宋禮相視經營元之內食者鄙欲從任城置開而不知非南北之中也宋公虛懷訪問不遺葛荒老人白英獻計謂此地惟汶水之源最高築斷其流而移閘于南旺

遂于汶上縣之戴村築壩橫亘五里過汶毋東流令盡出于南旺以四分南流達徐沛以六分北流達臨清其分為四分六分之法全在閘口相距之路有長短閘口放水之勢有高低如南流用四分之水則南旺上閘石底比下閘高三尺北流用六分之水則南旺下閘底比上閘低三尺使水易趨北又計其相距里數自南旺北至臨清地降九十尺為閘七十有七南至沽頭地降一百十有六尺為閘二十有一其閘半係元人所築大小長短不能如法當容六分而閘短小不能容受則為之

深其底廣其旁或并二閘為一閘必能容六分之數前後較量甚費心力蓋毫釐不容紊者後因管閘主政任意增減而水之分数南北俱紊矣此閘河所以多故而不能常如舊也嘉靖末尚書朱衡因茶城之阻即故都御史盛應期所開河從南陽直東抵夏村又東南與田城故河會開河乙百九十四里隄馬家橋過黃河之入沛者歸秦海疏支河置閘增堤漕運賴之然每年黃水一發輒灌八閘中淤塞礙運潘公謂黃強漕弱每會必淤遂于新開漕河增建內華古洪二閘後又增鎮口閘

其治漕幾無遺策矣然宋公建閘之後漕與黃亦年年交會何以不淤而近年每會輒淤豈無其故蓋昔宋公之造閘也自胡陵城閘至孟陽泊閘地高四尺自孟陽泊閘至沽頭上閘則高八尺其地既高則其流自急其流急則其勢踴躍而可以禦外水之侮後劉公改而平之而建瓶之勢失矣此茶城所以告淤也朱公改河于南陽一路皆平流而出口之勢其勢甚緩而微弱此召侮致淤之端也若徐州至淮安當時原不用黃河之水惟用汶泗洸沂濟淮諸川交流濟運謂之清河後因黃

河南從或穿趙皮寨或出徐州小浮橋接濟二洪舟行  
順利遂用之為運而清河變為黃河矣既用黃河之水  
則當時宋公所引嶧縣蒙陰沂水縣諸泉入邳州而  
濟運者皆棄置不復濬日就微涸今黃河北決盡奪全  
河之水以去而沂泗沆汶諸川皆從之北流遂使運河  
告竭運艘難行誠得古人相水分流之法於沆汶諸川  
之入河者分而留之不使其相隨北去如汶河水經有  
五汶北汶羸汶紫汶語汶平汶皆汶水也今三汶已入  
南旺分水閘而二汶則南流入淮一出蒙山東湖谷一

一出沂水縣南三谷至邳州入淮北皆可立塢分挽其  
流不使隨河北去者沂水之源有二一出曲阜縣尼山  
之麓西南流與泗水合此則由塔里河出師家莊閘河  
者即鄆道元所謂尼丘山西北經魯之雩門者是也一  
則出沂水縣蓋山會蒙陰沂水諸泉與汶合流至邳州  
入淮皆宜分其流而挽之南向者固其本性也如沆如  
沁如泗如濟皆可分流而使之入淮則通漕濟運綽有  
餘矣今日之大患在高家堰塞斷下流故自徐州以下  
水皆不順其勢不得不趨于北使稍疏此堰則衆流皆

沛然就下而黃河之流亦漸平而不至潰決矣又當時黃河不入運自徐州而下皆有閘呂梁有上閘下閘在呂梁洪之南北曲城有積水石閘蓋上來之泉微而下流之河濶則為閘以節之使蓄水濟運昔劉公天和濬河至三柳樹灣孟陽泊二閘之間後夫云下皆生土河底舊止此矣公猶以為淺一老叟進云聞先輩兩閘之間必留少淺一處公遂悟古人用意之精蓋中道皆深下閘一開下閘之水盡洩閘近者積水猶易盈閘遠者必倍費時日故中道留淺數丈船行至此雖少待然積

水不必盈閘即可越之而直達上閘舟行碩速矣不但閘水有淺徐州之南自謝海至雙海淺凡三十六處每處必設鋪每鋪必置夫以濟之邳州有淺鋪十支河二睢寧縣淺鋪十一宿遷縣淺鋪二十一支河三桃源縣淺鋪十二清河縣淺鋪五又置新莊閘及山陽縣閘以來之蓋自徐州至淮安高下懸絕其流甚迅特設諸淺於急流之中寓蓄水之意諺謂三淺當一閘非課語也其詳見永樂十四年平江伯建議疏中後自黃河入運舟行順利淺夫改為隄夫諸閘視為文具支河任其

淤塞而前輩多方濟運之意無有知者一遇水涸茫然無策北運河故道所以當誨也

泉政考 袁黃

諸泉入閘河而濟運者初僅七十二泉繼增為八十四又增為一百五十二又增為一百八十今且三百餘矣泉日增而漕政不舉者則治泉無其道也山東濟南等處凡天旱而地潤者下必有泉泉亦不止三百有餘民間有一勺之泉既可擁之灌數頃之地故甚惜之一經報官即不許耕灌而且開渠估地僉夫看守不勝勞攘

今既官守之矣而不知所以治之可乎所以治之者其道有三一曰滌其源泉泉所出大畧有三一出石穴或巖隙縫中其泉至清而甚盛者一出沙中若出淺坡沙中則得山氣多泉亦清冽若出平地沙中則得土氣多亦必有山氣脉相近一出土中則其流濁其性愠其所灌溉最能生物出石中沙中者多沙磧出土中者多汙泥須滌而清之數步間既掘一深潭或滙為清澗使有混混湧出之勢乃佳如泗水縣之鮑村泉出平坡石縫中水深二尺濶九尺波浪常高起一尺此最得勢者也

二曰衍其流泉之流引之則行不引則止今閘河諸泉  
遇旱乾則涓滴難引遇雨潦則橫溢四出以其流之無  
所蓄也不蓄則其所引者不過涓涓之流耳安能浸灌  
今須將諸泉各引其流小者為池大者為塘縱橫布滿  
使有盈科漸進之勢用則浩然長往不用則任民耕種  
此兩利之術也三曰併其派泉之行近或數步遠或數  
里皆須別其派而會合之宜入泗者入泗宜入洸者入  
洸皆當從高而下使其勢順而其流易合中間倘別有  
助水之河渠更宜引諸泉會之而導之入運蓋水分流

則其勢小合流則其勢大泉與泉合則其勢小泉與河  
合則其勢大如壅汶水為閘河倘增一助水之河是又增  
一汶矣此宜擇人而任使之盡心經理如法修治初閘  
河即設主事一員管濟南諸泉正統己未欲簡事省官  
有司奏罷管泉主政而諸泉皆湮廢旋復設之泉始通  
弘治間河行徐呂二洪無藉于泉都御史徐源將嶧蒙  
沂三縣泉夫整行革去候黃河不經徐呂之日再行計  
議從此而邳州一派泉源盡湮沒無跡人亦無有知之  
者即今黃河北行運道消涸意宜講求而修復之別其

源之強弱審其流之緩急擇其地之高下察其土之堅  
瑕神而明之亦存乎其人耳且諸泉之水不獨憂其淺  
涸也潦則亦能淫溢四出為閘河之害故須多為蓄水  
之處小則為池大則為蕩旱則決其所積而使進可以  
通運潦則開其渠口而使退有所藏蓄其治水之要術  
也

